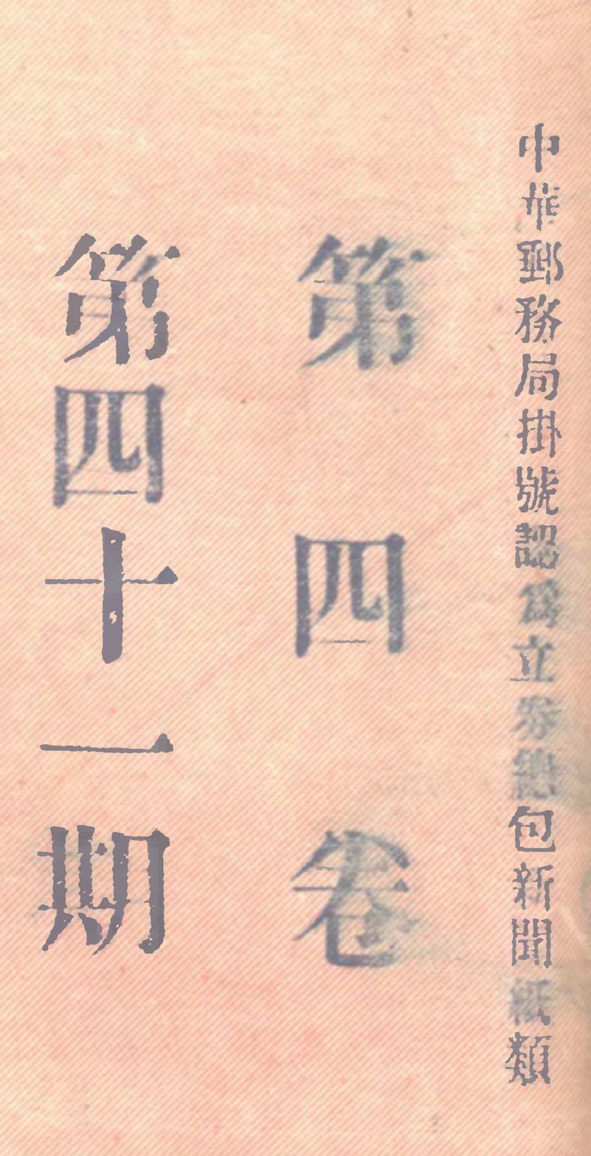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爲立券總包新聞紙類

第四卷

第四十一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廿三日出版

要目

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
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英國尉想培著 李頤譯
男女性慾的法律問題……李玉梅
冰洋探險家成功史……隱之譯
電影與藝術……惟綏
朋友的義務（獨幕劇）……先意譯

KUOWEN WEEKLY
Vol. IV No. 41 OCTOBER 23 1927

鹽業銀行

資本一千萬元實收七百萬元公積金及盈餘滾存四百四十萬元總行北京西河沿分行上海天津漢口香港濟南杭州鄭州駐馬店南京揚州漯河沙市其餘各省會商埠均有通匯機關滬行北京路

金城銀行

資本金一千萬元收足六百五十萬元公債金一百五十五萬元

行址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其他各省會通商各埠並有代理機關

滬行英大馬路

中南銀行

資本總額二千萬元實收資本七百五十萬元又備用資本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總行上海漢口路四號 分行天津英租界中街漢口歆生路廈門港仔口 北京無錫鼓浪嶼辦事處 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蒙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在案

大陸銀行

資本金五百萬元公債金一百三十萬元 總行天津 分行北京 上海 漢口 濟南 南京 滕縣 青島 蘇州 天津大胡同其他各埠均有代理機關一律通匯上海分行設有貨棧部

四行聯合營業

儲蓄會 準備庫

擔保 本會以四銀行四千五百萬元以上之資本保本保息

分紅 紅利內分會計公開以互助之精神提倡國民儲蓄

定期儲金 二十五元起碼二年滿期年息七釐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

分期儲金 每月一元起碼二十五個月滿期年息七釐二十五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二十五元起碼十年五年兩種年息七釐紅利照分十年者每半年複利一次五年者每年一次

上海儲蓄會兼收**活期儲金** 甲種週息四釐乙種三釐可分紅利

代理所 上海及各地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專代收定期長期分期三款儲金）

上海儲蓄會 漢口路第三號虹口分會北四川路四十號無錫分會竹倉巷

天津中街六十七號 **漢口**四民街四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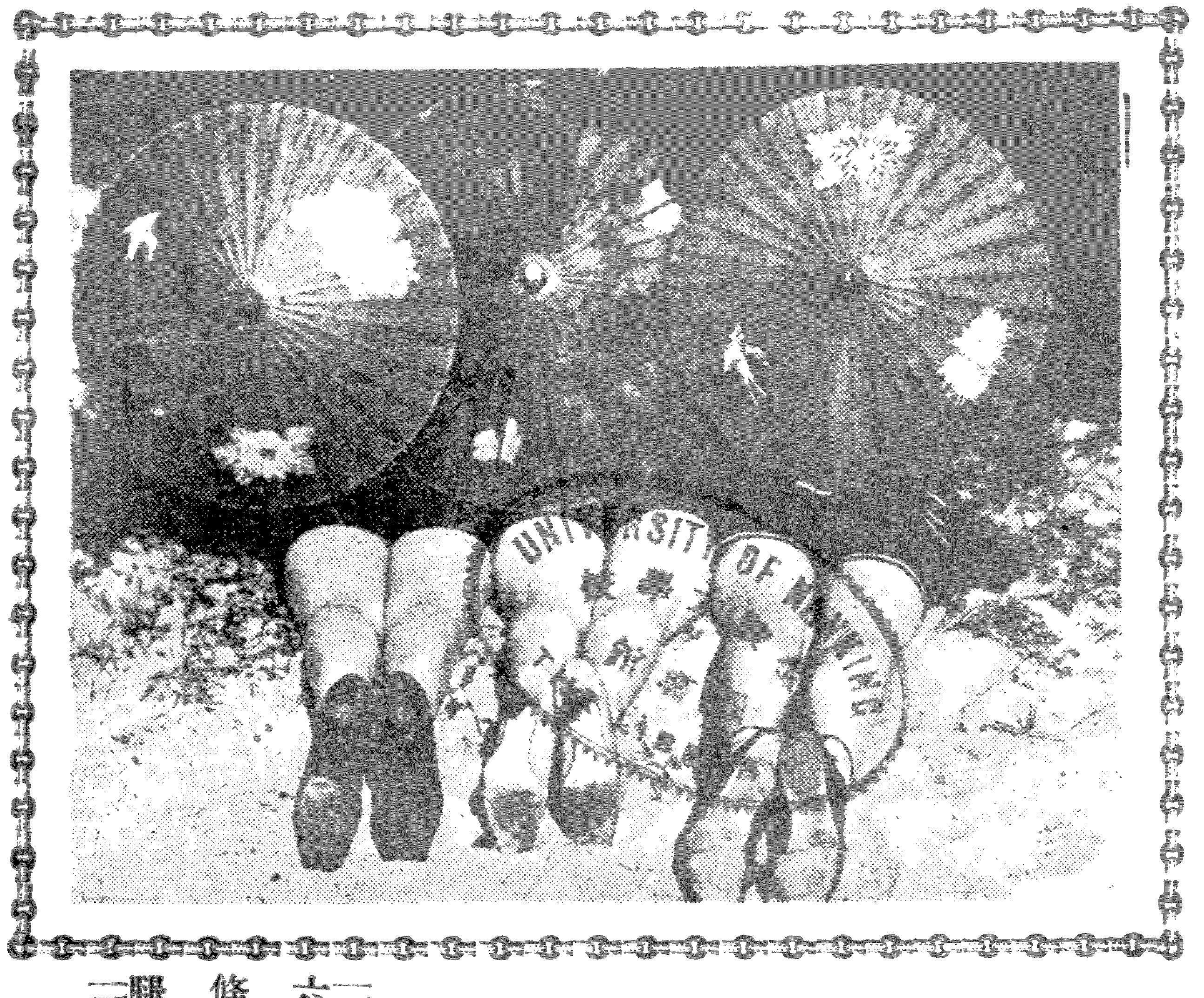
本會章程及儲蓄須知函索即寄

中南銀行鈔票由四銀行在津滬漢合設專庫發行十足準備公開辦理並請會計師查帳查庫以昭信實滬庫設在漢口路三號津庫中街六十七號漢庫四民街四十五號隨時兌現特此通告

請聲明由國聞週報介紹

活潑女兒

德國海濱生活寫眞



—六條腿—



—三個笑臉—

最大之帽

＝商業廣告中之別開生面者＝





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四十一期目錄

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英國陶恩培著 李頤譯
男女性慾的法律問題……李玉梅
采風錄……國風社選
今傳是樓詩話……逸塘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者
一週間大事日記……心冷

冰洋探險家成功史（續）……驤之譯
到西北去（續）……豐川
東游漫錄（續）……欽璧
電影與藝術……華綏
朋友的義務……光意譯
時人彙誌（戴天仇）

本報徵求照片

本報徵求各地街市，風景，時事，風俗，照片。每張酬金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其名貴攝影。假印後奉還者。亦可辦到。來件掛號寄天津旭街二十七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是幸。



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

英國陶恩培著
李　頤譯

這篇文章實有繙譯的價值。一則因爲牠能代表英國輿論一派。看看英國人在中國所作的事情及所發表的議論。我們以爲全英國的人民都是與我們爲仇的。其實並不如此。英國人也有許多是對我們表同情的。這篇文章就代表英國的親華派。他們不但不仇視我們。且希望我們的革新運動早早成功。這是我國國民應該知道的。

繙譯這文的第二個原因就是牠能給我們一種新見解與鼓勵。中國目前自然極黑暗。但照陶恩培的眼光將來的成績或比日本土耳其的更好。他的見解是否盡情盡理。我不敢擔保。我想中國革新的困難。除了陶恩培所見到的以外。尚有其他理由。總之以外人能了解中國的問題到這個地步。已經了不得。我們也應該聽聽旁觀者的話。

陶恩培 Arnold Toynbee 是英國專門研究近東問題的一個人。他著的「土耳其」一書大爲一般學者所稱贊。這篇文章是美國 Harper's Magazine 特請他作的。並已在這雜誌的九月份登載。李君的譯稿我仔細看了一遍。我可說這譯文能使原文的著者滿意。

蔣廷黻識

現在一般歐美留心國際時局的人多半對於所謂的「東西問題」很有興趣。其實「東西問題」這個名詞是太籠統。譬如印人和中國人除去他們都和歐美人不同的一件事實外就沒有別的相同點。而且中國人與印度人回敎徒與俄國人。他們自己互相接觸的機會。也許還不及他們各自和西洋人接觸的時候多。我們所以把他們都分到「東方人」名詞之下。無非是因爲我們西洋人根本相信西方文化是最高尚的。所以就把那些不是屬於西方的分開。而統名之曰東方。

從歷史眼光看來。這也許是錯誤的。因爲從千萬年人類繼續努力的結果看來。我們所認爲最高尚的西方文化。也不過是一件不甚重要的偶然事件。我們對於這種想像的問題。就是我們後代子孫對於現在西方文化在歷史上地位的意見。可以不必澈底討論。最重要的我們應該先了解和盡力改良現在的世界。從實際看來一個適合的分法。就是把現在世界分爲「西方」和「非西方」。因爲今日西方勢力之優勝。即算是短時期的。在現在總要算是一件重要的事實。那些「非西方」民族雖然他們各自互異。但是同是一樣受着西方勢力的緊迫。也就不期而然的一樣反抗西方了。看清現代時局。就可以明瞭這種現像。

一般英國人和美國人現在看到「東西」二字。就會聯想到在中國一種騷亂危險黑暗的情形。外國人受這種紛擾所包圍。對於實在情形也不

能有明瞭的觀念。他們八十多年依憑着不平等條約的權利。在中國居留投資營商。以爲這種權利是當然的。他門也以爲中國人也相信這是當然的。所以當一般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忽然提倡取消不平等條約時。他們眞是驚皇失措莫明其妙。以爲這一定是受了旁人的指使一定是赤俄主謀。赤俄在任何「非西方」的國家祇要有機可乘必定盡力煽動。這是不成問題的。西方國家越是注意赤俄的宣傳。他越是自鳴得意。其實反抗西方運動已經有六七十年的歷史。而赤俄國家的建立僅僅十年。所以這決不是他獨力煽惑而成的。但是爲甚麼他在東方民族中有如此的潛力。第一是因爲原來的環境適合於他的宣傳。第二是俄國是久爲反抗西方勢力的首倡者。赤俄自身就是一個反抗西方者。如果他能使中國人向他表同情。這完全是因爲中俄同受西方文化壓迫的原故。所以那些非西方人雖各有特異之處。他們同是反抗西方勢力者總是個明顯的同點。作者最先研究的「東西問題」是在一九二一年關於土耳其復興事件。現在他看到中國情形和從前土耳其簡直一樣。非常感覺驚訝。

在兩國都是「國民軍」和「舊土耳其」或者「舊中國」衝突。這些醉心於西方文化的國家主義者。唱着平等自由博愛人權等口號。同時向本國腐敗制度。國外的帝國主義宣戰。所以內戰是免不了的。在土耳其是基瑪爾將軍「保護國權黨」抗回教主對戰：在中國是國民黨抗北洋軍閥對戰。兩國居留的外商當然因紛亂情形不免受些損失。同時又怕條約權利被廢。所以在這新舊兩種勢力之中。他們總謀維持對那於他們損失較少的一方。舊派勢力僅抵抗新勢力已無招架之功。那還敢引起外交糾葛。就是土耳其的舊派雖然素來極藐視西方人。到此時也不得不低聲下氣的來和他們交涉。希冀他們可以助他作戰。祇求能克服新派的勢力。也情願維持外人已得的權利。

至於居留的外人。眼看新勢力的擴充。自己權利的危機。不得不輕率相信舊派的允諾。盡力去維護那快要消亡的舊勢力。照過去經驗看來。這種態度是絕對錯誤。是以後居留各國的西方人所不當採取的。從前在土耳其他們就極力標白「舊土耳其」的優點。慫恿國內人民政府一致來維持他。

然而舊派的勢力一步步的失敗。就是外人眼看了也是無法可設。終於新派完全勝利。勝利之後。當然對於從前帮助他敵人的西洋人更是攻擊不遺餘力。結果各國政府又是調兵遣艦來保護僑民生命財產。

上面所說雖然是土耳其情形。我們祇須把「土耳其」三字換成「中國」。我們就可以明瞭中國現狀。再把「中國」二字換成「俄羅斯」。把「國家主義者」改爲「鮑希維克」。我們又可以明瞭一九一七到一九二零的俄國情形。同樣的事實也在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國家看得到。不同的僅僅是幾個國名而已。在所有的「非西方」民族中反抗西方的運動。都是按着這條路線發展。從此看來中國民族運動。並不是十年來赤俄煽動的結果。而是歷史上根深蔕固一種大規模的運動。所以不平等條約也不是自然的必具的。而爲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交涉過渡時期歷史上必經的一頁。

上面所說恐怕免不了有人反對。他們指出日本來證明「非西方」人的反抗西方人並不是完全在同一路綫上進展。我們若是過細研究中日兩國和西洋交涉史。就對於這問題。可以更有深切的了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和西洋交涉情形大致是相同的。最初的四百多年（

即東西交涉發軔後四百年）中日兩國總是自高自大。他們以爲這些西洋人是很可怕的。但是因爲那些西洋人數目不多。離家又遠。自己又好鬭。所以一時也無妨。

他們從這些西洋人也可以學習好些東西。日本從葡萄牙學到製造火鎗方法。從荷蘭人學習航行造船。耶穌敎會的牧師敎給中國人天文學。不過這些都不是中日兩國所必要的。所以中日兩國政府在那時候總是盡力限制減少東西交易。有的時候也不惜完全禁止交易。

經過了一百多年的來往。也曾經幾次派人考察歐洲情形。結果日本政府認爲長此交通害多於益。所以日本政府命令一切西人及日本天主敎徒立即退出國境。否則格殺勿論。祇有極少數的荷蘭商人特許仍舊經營一種小規模的商業。就是這些荷蘭商人也受極嚴刻的限制。而且祇許住在一個小島上。

老誠穩重的中國政府。卻不如此的極積。不過等到後來敎皇派專使到中國去考察天主敎到底是否與孔敎相反。中國皇帝就不能忍了。若是孔敎被天主敎邪說摧殘。那中國文化還有甚麼。爲了保持禮敎的存在。天主敎師卒被驅逐於中國之外了。十九世紀的初年西洋人在中國的地位。並不比較在日本西洋人的地位好。兩國政府所採取的原則都是閉關主義。不過在極嚴酷的條件之下。西方人也可以進境。這種條件的苛刻。決非西洋人所能忍受。所以他們祇要有法子能强迫中日政府修改。他們一定要實行的。因爲英國人當時在廣州的商業最大。所以發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的鴉片之戰。這一戰的結果中西人士都很驚訝。此後西方和中國與西方和日本的關係就分路發展。

鴉片戰爭足以證明中國當時不能應付世界潮流。從前中國不能明瞭西方文化。不知採取適當政策。已足表示他不能應付世界潮流。是「久已其然」。若是當時中國政府改變他對西洋人的政策。也許鴉片戰爭就不會發生。雖然當時中英兩方都有錯誤。然而當時中政府若是願意對等的和英政府商量談判。這戰爭未始不可免除。結果是因爲中國人的不明事體。終吃大虧。因爲從前太無理的居高傲大。結果是他也降到極低微的不平等地位。這種不平等的地位是不能作爲中西關係永遠的基本原則的。

鴉片戰爭以後接連着又是幾次戰爭。每次戰爭的結果。總是訂立更不平等的條約。因之中國所受的束縛也日甚。這樣的不到二十五年中國和西洋的國際關係已經完全改變。在一八三九年中國人極端的藐視西洋人。一八六一年西洋人受條約權利的保護。在中國高瞻闊步。儼然是主人翁了。

上面已經說過這種不平等條約是中西交涉史上的一頁。也許是不可缺的一頁。爲甚麼是不可缺一頁呢。因爲中國政府不明瞭不能應付中西交涉所造出的新環境。結果是喧賓奪主。西洋人跑到中國來稱雄了。西洋人在中國的勢力直到十九世紀的末年。始終日升月盛。到二十世紀的初年。中華帝國竟快要被那些野心勃勃極待擴充領土的俄德日三國和英法兩國瓜分了。英法是因俄德日極積行動。不甘心袖手旁觀。祇有美國始終反對。後來所以能免除瓜分的危險。並不是因爲中國人自己的努力。是因爲「均勢」原則的施行。日俄戰爭阻止了俄國在中國的侵略行爲。華盛頓會議終使日本不得不暫時放棄他在中國的野心。在政治極黑暗的時候。中國反抗西方運動開始了。那些無知無識的拳匪一點不攷察當時國際情勢。中外實力。昧然想用武力來排斥西洋人。

拳匪事件平靜以後。二十五年來中國的反抗西方運動方才較有進步。消積的反抗西方運動變成建設的國家主義了。他們承認中國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除非他盡力採取西方文化之長。表面看來則好像是中國人應取的態度。祇要能堅持此目的必能日有進境不過實在離成功的時候還遠得很中國人不能忍耐着先謀內部實力情形能和西洋各國抗衡。然後再取消不平等條約。所以居留在中國的西洋人不肯輕易的先行放棄條約權利。所以中國前途雖然是可樂觀但是成功還不知在那天。從前土耳其演的那齣結局極悲的戲。現在又在中國開演。我們祇祈望將來的結局不至像土耳其那樣不幸。

近世日本和西洋交涉的情形誠然不像中國和西洋交涉那般有衝突。日本直到現在仍舊是自己做主人翁。而且居然也是世界列強之一。他不曾走中國走的那條錯路。他們自己也曾被中國視爲「夷番」所以他們對西方人的態度不像中國人那樣高傲偏激。到十九世紀的中葉他們已經曉得適合於十七世紀的閉關主義已經不能實行。所以美國艦隊一次叩關後不過少微經過一點衝突。日本當局就知不惟要改變對外政策而且要根本改良內政。

在西方還沒有侵略日本以前。日本當局就極力歐化日本人民的生活。但是在沒有完全歐化以前。日本也不能閉關自守。所以在這時期過渡的不平等條約仍舊免不了。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並不是軍事失敗的結果。而是用外交方式締結的。後來取消不平等條約也是用協商方法而非武力。然而在締結這種不平等條約以前。日本已經努力於改革內部行政司法。他們的成績異常令人驚訝。因爲他們不惟改良制度而且造出一般新人物來運用這制度。所以西洋人不得不認爲不平等條約權利沒有存在的餘地。日本從一個閉關自守的地位。進到與西方平等國交地位。總共也不到五十年。然而在中國七八十年來仍舊沒有結果。

上面所述是中日兩國對於反抗西方運動的異點。現在要討論爲甚麼中日兩國有這不同之處。討論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一點就是直到今日西方各國和遠東各國的關係還不曾告一結束。東西關係開始的時候。中日兩國政策是相同的。所以也許將來結束的時候。他們仍舊是異道同歸。再不然。也許將來中日兩國對西方的關係要互相交換他們現在的地位。

到底因爲甚麼日本今日的國際地位可以與列強並駕齊驅而中國的對外關係倒是完全失敗呢。最明顯的理由就是中日兩國統治階級的不同。當日本最初與西方接觸的時候。國內的統治階級是一個忠實果敢富於政治經驗有威勢的貴族。貴族的地位似乎比較傳統的思想更高一層。所以他可以採取西方文化代佛教或者儒教。他可以廢除中古的戰鬭器而採取新式軍械。同時他仍舊可以保持統治階級的地位。換言之。他們可以一方面保持原有的權勢。一方面改變政策應付新的國際情形。所以日本一八六零年以後的改革維新是受統治階級的指導管理的。嚴格說來這並不是一種革命。這不過是有統系的漸漸改變人民的生活。所沒有更變的就是日本統治階級獨斷獨行的權力。從前主張閉關自守的是他。現在主張改革維新的仍舊是他。至於中國那時的統治階級就完全不同了。不是世襲的貴族專政制度就是極平民化的文官考試制度。(無論甚麼人祇要能讀四書五經都可以入考) 所以看來是比日本制度進步多了。這是當然的因中國是遠東文化的源泉。閉關制度打破以後。中日兩國的政治問題。不是如何建設對內最優良

的統治階級是如何才是最善於應付對外的統治階級。從這點看來日本的貴族專政比中國的考試制度適合多了。日本統治階級的根據不是在固有文化而完全在「貴族」二字。所以他可以採取西洋文化而不影響於自己的地位。中國統治階級的根據却完全在固有的文化。如果他們提倡廢止儒教採取西洋文明。那根本就影響他們自己的地位。所以不像日本。中國的統治階級是在兩難之間。接收西洋文化。自己統治地位根本搖動。拒絕西洋文化。一樣的也是不能保持。那是很自然的。他寧採取第二政策。因爲採取第二政策也許可以苟延殘喘久一點。然而七十年醞釀的結果。終於發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惟推翻了帝制也打倒了儒教統治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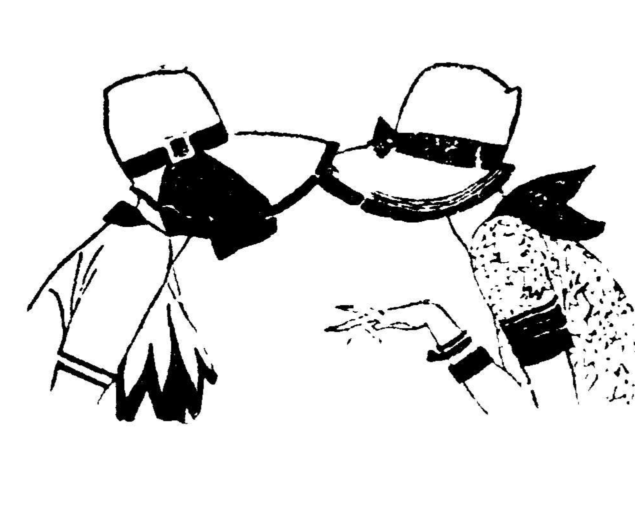
現在可以很簡畧的伸述中日兩國應付西方政策不同的原因。日本的改革是由上而下。中國是由下而上。這是比較難多了。中國的統治階級根本就不能提倡歐化。因之終無法應付新情勢。中國的人民若是要採取西方文化。不得不先行推翻這統治階級。這就是中國革命所以比日本維新遲五十年。日本維新時代是很平靜安穩。中國革命後十六年來仍是混亂的原故。日本維新是容易的。因爲他的統治階級可以主持他。沒有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革命却完全是平民學生領導的。這一般醉心歐化的學生拋棄了兩千多年的儒教政治。茫無頭緒的來效仿西洋。他們要創造一種新政府來糾正中外國際關係。他們又受着不平等條約的重重束縛。這不是非常困難的嗎。中國的革命不像日本是從上而下。都是從下而上的。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實。因爲從下而上。所以紛擾是一時不可免的。有了紛擾事情又難辦好多了。同時這也使前途比較可以樂觀。因爲這才是根本的改造。

中國革命所受的痛苦犧牲。日本一時雖然免脫了。但是這也許是時間問題。日本將來恐怕還免不了痛苦呢。不過中日兩國抵抗西方運動中間所走的路程雖然略異。將來多半是異道同歸。

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吳子玉

（礎石）

客周君自漢來。友人莽漢。設酒觴之。余亦在座。談次。吳門薛君曰。前者閱報。見唐生智改決川濬蜀二艦之名。爲永興文殊。其用意君等知之否。僉曰不知。薛君曰。此殆爲吳子玉發也。吳雖失敗。川將尙無切實之表示。或云驅吳。或云擁吳。傳聞亦尙未確。唐生智慮吳且疏濬全蜀之源。大決川省之防。爲捲土重來之計也。因目決川濬蜀二艦之名爲不祥。故毅然改定其號。不獨二艦前曾爲吳所乘坐故也。永興文殊。一爲高僧雅號。一爲菩薩尊稱。其意又盼吳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耳。座客咸贊薛君思想之敏銳。周君曰。諸位不談吳子玉則余亦忘之。今談及。余有最近所聞。可一述爲諸位下酒。蓋吳之妻張夫人方病。意見每與子玉不合。而子玉頗能委屈容納之。雖犧牲己見而不恤。剛愎自用之吳子玉。一變而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矣。先是。吳子玉自豫境奔竄鄂邊。張夫人扶病隨行。驚聞張其鍠之飲彈殞命也。又聞前途匪勢猖獗。欲投襄河自盡。經吳百般勸阻而止。其後通過匪窟。化險爲夷。又得楊森派艦來迎。吳將軍稍有生氣。飲酒賦詩。自得其樂。與賓朋談論。依然揎臂生風。豪情跌宕。顧入視張夫人。病終不瘥。未免垂頭喪氣。夫人病全係驚憂而起。屢與吳言。君不允余自盡。終當削髮爲尼。且勸吳從此下臺。入名山爲僧。以保餘年。言次。往往聲淚交迸。吳亦爲之泣數行下也。聞吳有句云。生死兩難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措詞亦可憐矣。楊森日以數十包麪粉。供給吳之部下。夫人又大不謂然。謂宜遣散若輩。勿以累人。及靳雲鶚反馮。遣參議范某至夔州謁吳。報告軍情。且請其復出也。夫人大罵靳薦青反覆無信。萬勿爲其所惑。吳幾躍躍欲試。經夫人以死力爭。乃止。夫人肝火甚旺。吳恐其不能久支。故往往犧牲一己成見。曲意徇之。吳之左右。傳出之語曰。夫人近勸吳少飲酒。吳竟能爲之節飲也。余聞之曰。賢哉張夫人。吳之屠刀。或因夫人而放下。亦未可知。顧吳以叱咤武人。而能若是溫存。亦至難得也。末路夫妻兩語。恍聞虞兮奈何之歌矣。



男女性慾的法律問題

李玉梅

一 序論

女性中心終了，男性中心發生後，政治的本位便轉屬於男性，所以關於男女性的差異及男女性的利害調和，皆由男子隨意決定，而釀成了種種不合理的規範，如男天女地，男剛女柔，男尊女卑，男外女內，夫唱婦隨……。此等不合理的規範，流行既久，便變成一般的習俗，給制定法規的人作爲法理的思想，而規定於各種法規之上。於是種種男女不平等的法規，便從此產生了。

現在各國的法律，皆依古代法的傳統習慣而編成，所以男女法益的比較，都是極不平等的。進步的法律觀念，雖因時代思潮的影響，對於法律之根本原則，以男女平等待遇爲理想，可是在私法上及公法上，不惟沒有與以確然的保證，並且在各種特殊法反應此種精神的很多，我們如要一一加以調查，不難指出無數的條項，現只選其主要的看看，在私法上則有婚姻法規，關於妻之無能力的法規，關於親權的法規；在公法上則有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的法規，衆議院議員選舉法，關於刑法之姦通罪的法規，行政法中之治安警察法及關於工場法的法規。對於此等法規，由男女性的本質，加以嚴正的評批，以明立法的精神，此爲男女問題最重要的事情。不過因時間及篇幅有限，不能一一的詳加討論，僅就其中關於性慾部分之不公平的惡法代表——刑法上的姦通罪，指摘其謬誤的地方，以供諸位研究此問題的參考。

二 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條的姦通罪

男女性的法律問題中，有極重大意義的，是修正刑法上的姦通罪，使夫妻歸於平等。即修正暫行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九條『和姦有夫之婦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姦者亦同。』規定爲『有配偶者與人姦通時，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姦者亦同。』因爲此條只規定了妻的姦通罪，而於夫則除姦通有夫之婦外，絲毫不受處罰，實在與近代男女平等的精神大相違背，所以應有早日修正的必要。不過像這樣的修正，乃關於男

女的根本問題，而有一國男女風教大革命的意味，在一般官僚政客，法律學者：：，他們都因為(一)贊成刑法草案當時的舊學說，(二)崇奉舊家族主義的道德，(三)認可公娼制度及歌妓業，(四)於他們自己的身上有影響，所以要望他們出來主持公道，修正此種不平等的姦通罪，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　可是這種修正，為我國現在女子求得最眞確的最肯綮的個性的要求，希望我女同胞們直接起來努力罷！

三　由世界大勢觀察夫婦平等的姦通罪

自歐洲大戰以來，世界形勢一變，各國皆努力於文化的改造，而以舊時代之法律觀念，解釋社會生活的條理為不可能。尤其是女子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向上，從事於各種職業，於是各國皆相競與以參政權，所以在男女平等為世界大理想的今日，關於姦通罪的法律觀念，也不得不根本革新。　姦通在男女性的生活上，是反應夫婦人格的和合之不道德行為，所以對此道德上的責任，夫婦應該平等，此為現在關於男女道德之世界共通的思想。　在一夫一婦男女兩本位的家庭，如只解妻的姦通為不道德，不外於現代道德的觀念，是一種不合理已到極點的片務的壓制，而刑法乃根據此種極不合理的解釋，規定姦通罪，所以不惟與道德上的觀念不合致，毫沒有實際上的效力，即社會生活規則的威權，也因此完全喪失。　從最進步的法律觀念看來，關於姦通有兩種主義，一為專任之於道德，法律上毫不過問；一為與道德的觀念同一規定夫妻平等的姦通罪於法律上。　為此兩種主義的代表的，前者屬於英國的刑法，後者屬於懊地利的刑法。此兩種主義皆各有各的相當理由。　依英國主義的說明，雖夫婦平等的規定姦通罪，而重家庭名譽的人，忌避告訴之於法庭，所以結果不過設置空文，不如專任之於道德，比較還有效果些。　依懊地利主義，則在道德進步的社會，姦通可以不用法律處置，而專任之於道德，但是在道德不進步的社會，結果必姦通流行。　我對於此兩種主義，皆是極端尊敬的，不過在中國社會的現狀，男女道德已很紊亂，如果實行修正姦通罪，當以採取懊地利主義為最適宜。　所以因世界的大勢，將來男女平等的道德思想必與法律思想若合符節的實現，但當根據懊地利主義，夫婦平等的規定姦通罪於刑法上。

四　我國片務的姦通罪之草案旨趣

我國現行新刑律，為日本人岡田等起草，與日本現行刑法相同的很多，所以關於姦通罪的規定，只要考察日本草案現定的旨趣，便可以知道我國草案規定的旨趣了。　日本現行刑法的姦通罪，全是取法於德國。　依德國的舊刑法，妻的姦通作為犯罪，而夫之姦通則不作為犯罪。　夫可以告訴妻的姦通，而妻則不可以告訴夫之姦通。　妻與其他男子姦通時，處二年以下的懲罰，而夫與妾，娼妓，寡婦，處女姦通，則全不受懲罰。　即刑法束縛妻與夫以外之男子姦通的自由，而容許夫與為人妻者以外之女子姦通的自由。　日本現行刑法既不過翻譯德國帝政時代的刑法而崇奉之，我國暫行新刑律又不過翻譯日本刑法而崇奉之，因為日本和中國的男子，素來習養於男尊女卑的家族主義道德，許

多都是蓄妾，買妓，姦通寡婦處女，所以對於公認此等行爲爲最合法的德國刑法，便當作是一種理想的刑法，如金科玉律一樣的崇拜他。 我國刑法草案的旨趣，其理由極爲簡單，不外(一)有混亂血統之虞，即妻與夫以外的男子姦通而懷姙，則有使夫誤認不是己子而爲己子的不法現象，因此夫的宗祧繼承與遺產繼承，也不爲夫的子而爲他人的子；(二)妨害夫權，並且爲喪失家庭平和的原因。 此等皆爲破壞民法的極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妻的姦通不能不絕對禁止。 妻與夫以外的男子姦通，而謂爲良善的道德，無論任何社會也不存在，所以稍有常識與道德的人，誰都贊成絕對的禁止。 人類既存有道德的意識，絕對否定妻的姦通，可是對於夫的姦通又怎樣呢？ 依刑法草案的旨趣，夫與爲人妻者姦通，因上述兩項是不合理的，不可不積極的加以禁止，至於與不是爲人妻者的女子姦通，則並無何等不法行爲，所以沒有積極的問以姦通罪的必要。

五　片務的姦通罪的弊害

我們說明片務的姦通罪，實在用不着許多話，因爲許容男子姦通的理論，完全是男子本位時代，男子任意的旨趣，所以無論如何也找不出一點正當的理由。 妻的姦通爲罪惡，女子自己也知道。 可是夫並不責備自己的姦通，只懲治妻的姦通，就從常識來判斷，也是極專橫的態度。 尤其是主張男子的姦通爲合法，眞是十分淺薄的解釋，爲什麼呢？ 夫的姦通雖不混亂自己的血統，但是危害社會的風紀，破壞家庭的平和，且於妻之人格的生活上有非常損害。 第一，刑法禁止妻姦通，容許夫姦通，則社會上男女的風俗便紊亂了。 男子蓄妾及買女者多，女子爲妾爲妓者多，結果一夫多妻流行，民法上一夫一婦的理想根本受危害。 第二，夫姦通，夫婦的貞操便生罅隙，以致破壞人格的戀愛，喪失家庭的平和，並且遺禍於子孫的教育。 健全的家庭，爲健全的國家的基礎，夫的姦通既蹂躪其家庭的健全，所以實在就是危害國家的基礎。 第三，夫如姦通，則妻何時被遺棄，何時受離婚的談判都不可知，所以妻的地位甚爲不安。 尤其是在我國男子本位的家族主義的社會，男子爲家長，爲妻綱，對妻離婚都佔有很便宜的地位，所以妻的不安，更甚一層。 第四，妻年逾五十無子者，夫得立庶長子爲嫡子，至於夫死而無子時，則庶子更當成爲嫡子，而繼承家長權了，結果妾與妾的子充滿一家，而操縱一切，妻便陷於常受虐待，甚至被驅逐——即被迫離家的地位。 第五，遺產繼承人有數人時，不論嫡子庶子均按人數平分，私生子依子量與半；又私生子外別無子，立應繼之人爲嗣，其遺產私生子與嗣子均分，無應繼之人，方許私生子承繼全分。 在生前與夫二人勤勞積蓄的財產，自己的兒子不能全享，僅爲鬼之子奪去若干，甚至全歸於鬼的子。 此等皆爲片務的姦通罪的通弊。

六　國民的貞操與政治家的自覺

如上，從我國刑法草案的旨趣，考察姦通罪的解釋，知道他並無何等論據，不外附些不合理已到極點的理由，單從男子本位的思想，束縛女子的貞操，自己則獨擅亂倫汚行的一夫多妻的變風。 從來一般官僚政客法律學者：：都肯定此一夫多

妻的蠻風，不想修正男女不平等的姦通罪。擁護破壞國民的貞操，侮辱社會的風敎，喪失家庭的平和，危害妻之人格的生活這樣男女不平等的姦通罪；不敢過問男子的蓄妾及買女，維持公娼及歌妓的制度；以一夫多妻的社會的空氣爲生活的大法；不以一夫一婦的人格的生活爲理想，實在是一種苦於解釋的事。現在舉世都留意於男女生活的改造，沒有不以健全的家庭爲國家的基礎，爲國民生活的本據的。擁護夫婦的貞操，爲期家庭的圓滿，已爲文明諸國所實行的政策。有亂倫汚行的家庭的男子，雖無論如何富於才學，而想博得世界的信用，必爲絕對的不可能。尤其是政治家不作一夫一婦圓滿的家庭，而爲疏遠酒色，謹嚴方正的人，則不能受人民的輿望。國際的關係頻繁，此種思想傳播於全世界，一天一天的更得勢力。當此時代表國民而與世界文化競爭者，必爲政治家等，所以我希望政治家等，鑒於世界的趨勢，反躬自省，第一着先改造家庭，示一夫一婦的模範，只管全齊家之德，然後再出治國平天下之抱負。并且切望先捨去反於一夫一婦的道德的一切私情，只從憂國家的赤誠，早一刻修正男女不平等的姦通罪，而在爲平等的目的下，無條件的承認，不必待女子團體請願，由執政者自己提案，英斷獨行，並不因任何內外私情而讓步，以示當世界改造之任的眞正政治家的手腕。我們改造此種壞亂的中國男女風俗，而與世界文明國比肩馳驅，不可不依政治家法律家：。諸君的盡力。我們關於諸君的一身上，雖聽有許多艷聞的事，可是決沒有好咎既往，而害將來的信任的，所以我國國民仍信任諸君，期望從刑法上削除於人道極不公平的現行的姦通罪，修正爲公正的男女平等的規定，以明一夫一婦的社會生活的條理，不殘留禍根於子孫後世。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金賢齊伯之母惠與女士事略書後　蘇戡

任事求其濟事敗必死之致死乃不敗用意烈且奇以名名其事感人何若斯匪同經溝瀆豈曰兒戲爲夫人舍其生復能舍其兒金侯有母風忠義當自期舉世輕忠義吾意將語誰識者取吾語世難猶可夷

竹窗漫興　匏庵

案頭書幾卷窗外竹百竿杜門無一事偃息於其間可以滌俗慮亦可忘飢餐風來竹自嘯晝倦書還攤何知在城市即此是深山

磨墨　蘇戡

半池秋露起元雲宜與幽人件夜分湛碧凝香徐作暈鎔脂轉玉靜無紋神遊物表心誰契手挹天漿意已醺磨墨磨人更休問憑將涫酖入深文

丁卯新秋集管氏園分均得人字賦贈洛聲并柬弢老暨諸同人約作賞菊之會　逸塘

君眞輞上隱我亦畫中人傍水宜看竹呼船欲買鄰春秋佳日永詩酒老懷新屈指重陽近黃花待插巾

出門書所見　吳芳吉

瘦骨何潦倒沿門不忍看救時情更急後死媿多端惡吏猶催米秋風又早寒蒼天胡視聽使我盡凋殘

雨窗無俚重讀實甫丈病榻續成詩多昔所喜誦者即題其後　子威

開編如對故人顏綺語狂吟不肯刪（自序云少耽綺語壯喜狂吟）再覓三生芝草夢重堆九日菊花山（用實甫弔黃花岡詩意）成裘自集狐千腋窺管時逢豹一斑絕調黃河歌遠上旗亭何處有雙鬟

奚止屏風寫十聯明珠九曲蟻能穿續將鳧脛仙人藥

語到鸞膠學士絃。綠鬢紅樓新主客。（斷句九死尚餘雙綠鬢三生曾住幾後社）
春波夕照舊山川。（斷句春波綠濕桃花影夕照紅乾燕子泥）滿城風雨吳
江冷。斷句流傳補不全。

我爲人間惜此才。維摩病榻散花來。有心蠟淚終銷歇。
無縫天衣費翦裁。拚付一爐鎔炭火。奚曾七寶卸樓臺。
紫窗雨滴聲聲怨。地下詩魂喚不回。（實甫有回魂集）

共參天地一詩星。記共鐘聲半夜聽。爲惜好花求續命。
白鈔謄草署奇零。逸才曠代追徐庾。絕世佳人門丹邢。
少作陳思何待悔。魚山梵響可曾醒。

都門雜興　滄伯

燈炧河傾夜午時。微吟掩卷有餘思。未應京兆誇眉嫵。
卻恐恆河照鬢絲。

摩挲宋槧遺宵晨。揮淚宮娥復幾人。讐校毛君有名語。
種松皆老作龍鱗。

危樓一角占東灣。十斛黃塵幾樹閒。遠黛輕烟擁螺髻。
斜陽微雨看西山。

陶然亭畔淒涼地。觸熱人多謝此游。墨瀋塵昏認題壁。
長安看奕已千秋。（昔人見長安無名題壁有裼裘公子今何在且到長安看下棋之句）

名都士女鬪香車。相約金張許史家。碧瓦朱闌異茅屋。
門前齊放馬纓花。（余始見馬纓於廣州京師衢巷彌望皆是）

昔賢名迹易窺求。張挂高堂故宅幽。今世顧癡誰繼轍。
（京師近頗提倡繪事中西畫多有可觀）可能滿壁畫滄洲。

四友嵩山入轂來。老成凋落亦堪哀。功名已薄鹿虔扆。
耆德端推褚彥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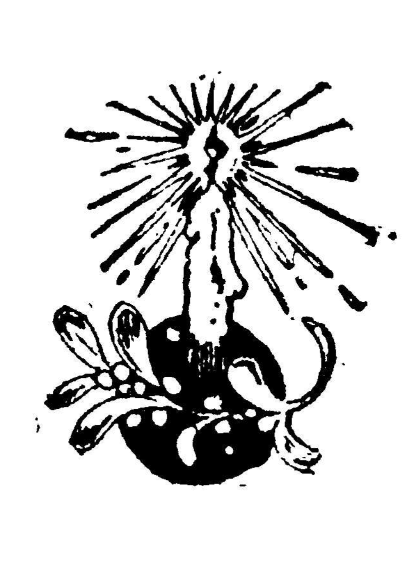
氍毹年來亦誦詩。同盟文社未堪奇。紅夷荒島（美洲土人爲印第安族歐人據而居之）森林族。
爭向中原問鼎彝。（余所見德美學者有能識篆籀者彼族悅學至可驚歎）

不教北馬笑南船。蕩槳名姬似水僊。海子荷花香十里。
歌聲遙識采紅蓮。

寶器猶堪傲十洲。哀蟬落葉故宮秋。廿年別有榮枯迹。
冷眼閒眠倦水鷗。（三海水涯多有漚鳥）

隔浦蓮近　秋荷和疆邨翁　仲堅

湖天新展素景。入鑑餘緞。冷細雨生秋怨。盈盈隔淺波。影繁豔。移玉井。愁妝靚。誤了吳娃艇。忍重省。鴛鴦夢破。南樓殘酒初醒。歌塵滿地望處。不禁淒哽。銷黯西風帶淚。迸慵聽紅衣譜。亂千頃。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廣雅論詩以清切爲主於並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未解之喻說者謂大抵爲散原發也過蕪湖弔袁漚簃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此詩推挹袁忠節公甚至且以雙井半山爲喻對於江西詩派固極有分別也海藏於廣雅暮年諸作稱其沈鬱特勝答樊山冬雨劇談之作云久於南皮坐習聞樊山名老矣始一見趙璧眞連城落筆必典贍中年越崢嶸才人無不可皎若日月明春華終不謝一洗窮愁聲南皮夙自負通顯足勝情達官兼名士此祕誰敢輕晚節殊可哀祈死如孤惸其詩始抑鬱反似優生平吾疑卒不釋敢請樊山評南皮往矣論者謂晚典鄂州頗多暮氣較量成效似遜晉粵然詩詣轉精適得其反倘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歟亦以愁苦易工其垂老遭逢或使之然也

廣雅集凡數刊其爲順德龍氏刊本內有壽徐蔭軒總憲六十生日四律極見工雅徐在北方素有講學名南皮詩中有崚樸翠庭精習禮冲虛尺木妙通禪惟公宗旨能斟酌博約居然合兩賢之語顧遺集亦不載自悔少作之結習賢者亦有時不免也

李越縵日記中載有廣雅重九七古時爲同治十年蓋亦早歲之作詩云曉起開門風葉落白日憶弟心不樂（自註云舍弟還南皮今聞其病）佩壺欲上西山頭但愁日晚上城鑰漁洋老子航秋吟黑窰廠畔曾登臨今日平岡上樵牧寒雲礀石空陰森（自註礀石寒雲出塞悲漁洋黑窰廠登高句）忽憶慈仁有高閣百級三休試腰脚晴烟隱約浮觚稜萬丸鱗鱗壓羅郭使我百憂今日寬翛然衫履來羣賢開口且從杜牧笑枯顱誰笑參軍顚力士酒鐺舒州杓仰天醉看秋雲薄王郎摩挲井欄字謝公面壁看書勢（自註寺有咸豐六年陶鳧翁等

卅二人修禊詩　東嚮大嚼西停杯。二陳豪逸各有致。（自註豪者木父逸者六舟）高臺葉響夕風起。薄寒清瘦愁朱李。就中祭酒長沙周。承平先進常同游。手捫松鱗幾圍長。舍利滿塔僧白頭。（自註戒和尚已化去）黃老五年離京國。幽栖良會惜難得。倒冠落佩都相忘。何用唐賢畫主客。清霜未高蟹未肥。籬菊未孕寒花稀。莫嫌花少蟹螯瘦。猶勝歲晏征鴻歸。夕梵鐘魚出林表。尚道行廚莫草草。郤憐寓直潘安仁。高閣翳目思魚鳥。（自註潘伯寅侍郎以在直不得與會）佳日行樂須及時。楚客何必生秋悲。不見閣後纍纍冢。酹盡千觴彼豈知。門外馬嘶奴執鞚。游客倦行主僧送。獨携殘醉辭雙松。菜市然鐙街鼓動。按坊間刊行之廣雅集。乃晚年手自刪定者。越縵日記。亦云此詩甚佳。顧遺集不載何耶。

又廣雅爲越縵題湖塘邨居圖長歌一首。均見越縵堂日記。並稱其情文宛轉。音節嘽舒。上可追香山放翁。下不失梅村初白。乃遺集亦不之載。海內拾廣雅碎金者。當以先讀爲快也。錄之。江南山水數會稽。會稽無如鏡湖西。水甘能釀千日酒。山深可著高人栖。良田萬鄖秔稻熟。中歲一畝收十斛。鰕菜如土不論錢。荷芰如雲高過屋。季眞棄官甘投老。放翁曾爲楊梅飽。越縵先生遺峭人。卜居踏徧山陰道。兒時上冢年年來。欲專一壑誰相猜。精舍便沿鷗波築。養堂正對屏山開。奉母躬耕此願畢。一椽未就到今日。塘上人家長子孫。墓田丙舍徒蕭瑟。釋之久宦產亦減。長卿爲郎思自免。逢人便索圖邨居。要令家山常在眼。可憐畫手矜簡略。溪樹不春山容薄。新豐門巷無處尋。聊伴越吟解寂寞。買田陽羨知何時。仲長樂志空文辭。有山無錢賣不得。勸君勿被巢由欺。按白華絳柎閣初集中亦有雨中過湖塘句云。久客歸來認舊湖。青山無恙繞邨廬。稻花大放菱蓬綠。一幅閒居奉母圖。偶一讀之。令人神往山陰道上。

京師近郊山游。以戒壇潭柘爲最。廣雅北人也。游戒壇云。策蹇尋山冒殘暑。食宿招提已四五。仙嶂靈湫那得逢。枉使人喬揮汗雨。游潭柘云。累代莊嚴抵布金。窮山涸澗造叢林。能吟堪畫無多處。止有山門百步陰。昔賢謂山川游賞。往往所見不逮所聞。廣雅詩多著貶詞。或亦作如是觀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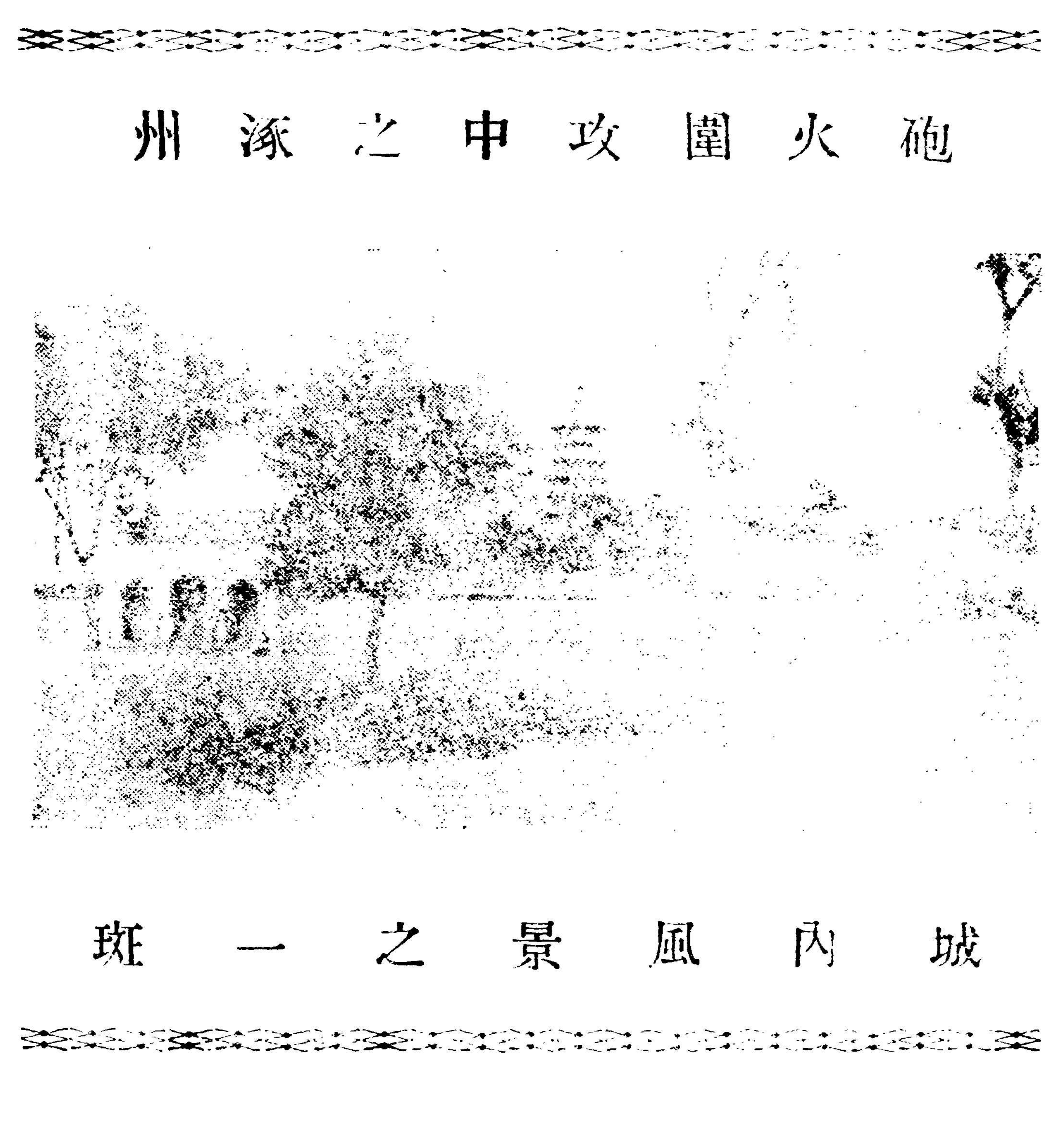
（自十月十四日起至二十日止）

近畿戰緊

奉晉戰事。自奉軍在京漢正面獲勝。保定以南。本已將就解決。詎本週京漢後路。陡生變化。即距京城百餘里之涿州。於十一日下午。發現晉軍三團。將城佔領。京保交通。一時中斷。經卅軍軍長于芷山。趕往指揮。十二晨業經擊退。乃奉軍甫撤。晉軍又來。涿州二次陷落。十五日張學良親率勁旅。會同于芷山等。包圍涿城。鄒作華亦派砲兵轟擊。但其結果。僅將車站奪回。晉軍仍據城堅守。迄廿日止。尚無攻下消息。所以戰局頗有延長之勢。同時門頭溝東西齋堂易州一帶。亦皆發現晉便衣軍。憲兵司令王琦。親赴門頭溝指揮作戰。亦尚未肅清。京北密雲曾一度告警。嗣以奉軍開到即回復平安。據奉方觀察。晉主力已敗。涿州一路。無足重輕。但晉方則稱京漢京綏本為兩翼。中路原屬紫荊關。佔領涿州。可以表現此路計畫之漸就成功。故決不放棄。究竟此路是否重要。局外人實無從揣測也。有人說晉軍此種戰略極好。惜有兩大缺點。(一)誤認三四方面軍隊不堪再戰。致有京漢正面之失。(二)交通不便。行軍紆滯。設使涿州之事。早出三天。則奉軍大事壞矣。晉軍之未能迅速前進。誠奉方之大幸。此路晉軍計到有兩師。確為中路之主力。奉軍固未必不重視之。奉方所樂觀者。彼軍接濟為難耳。前數日關外開入軍隊甚多。某日竟開至十四列。蓋恐近畿發生事故。故不得不調集重兵。至新由關外開來之兵隊駐紮地點。計騎兵第十三師之第五第十五兩團。由遼源開來。駐海甸。砲兵第三團由奉天開來。第五團由錦州開來。均駐天壇。步隊八九兩團。由前所開來。駐豐台。又由吉林開來之二十六旅七十八團十六團駐豐台。第一第六兩團駐通州。所以京郊防務。尚覺穩固。十八日門頭溝有激戰。城內聞砲聲甚清晰。十九略稀。二十則已不復聞矣。京綏路十四日克宣化。十五入張家口。晉軍退柴溝堡。張作相曾一度來京。報告戰況。旋又返防。石家莊於十七日被汲金純部佔領。不過一般人認戰局關鍵。已不在南北兩路。而在中路之涿州。故對張石兩處捷報。反不甚重視。而唯注意近畿之能否早日肅清。至於馮玉祥態度如何。迄難得真確報告。據某外國軍事家

赴門頭溝指揮作戰之王琦

表示個人意見。謂盛傳馮軍將攻山西恐係聲東擊西之故智。且稱馮閻原議以馮部任牽制魯軍及協防晉軍後路之責。原無遣令馮部加入京漢戰事之意。馮似曾到邯鄲一次。考其形跡似欲以津浦戰事及牽制山東之責。候南方黨軍過江北來時交彼擔負。而馮部則繼晉軍之後。與奉


砲火圍攻中之涿州
城內風景之一斑

軍在京漢路周旋。意以為奉軍前進愈遠。則後方接濟愈難。將與晉軍之勞師遠征同其弱點。而馮軍將獨討便宜。觀於連日津浦南段黨軍之急進。與隴海線馮軍之挫折。似蛛絲馬跡。不無可尋。奉方諸人亦頗以為然故第一步先求保持京畿安寧。免致根本動搖。如琉璃河駐有一師。迄未調防他處。蓋已早慮涿州問題影響其他。故以重兵防衛該處。亦所以為長辛店之安全計也。第二步終欲拆散馮閻之聯合。雖尚無具體辦法可言。似正有所擬議。惟內部已否有實施方案。現在恐猶說不上也。奉張十八日正式下令。頗有息兵之意。對晉始終不願過事逼迫。或即寓有拆散閻馮之意歟。原令附錄於此。迭據張學良韓麟春電呈收復定縣正定石家莊等處。張作相湯玉麟高維嶽電呈收復宣化張家口等處。其涿州門頭溝一帶之逆軍。亦據報分別擊散。情形查閻錫山附亂稱兵。甘為戎首。本大元帥迫不得已。令飭各路將領分途進討。所幸旬日之間。均告克捷。固由各將領督率有方。各軍士奮勇用命。實乃天心仁愛。眷佑國家。不忍北方人民同罹赤禍。故在我雖倉卒應戰。得以迅速奏功。在彼則師出無名。不得逞其凶志。惟此次戰事甚為劇烈。傷亡衆多。作戰區域。摧毀殘破。同是國家土地。同屬國家人民。何罪何辜。罹茲慘劫。言念及此。良用痛心。閻錫山首難殃民。罪有攸歸。倘有悔禍之誠。本大元帥亦不願過為已甚。若仍恃其頑強。罔知悛改。為國家大局計。惟有遣軍進剿。以救晉民於水火塗炭之中。各該將領務當整厲精神。力加戒惕。毋得乘勝而驕。毋以多殺為貴。軍入晉境。尤當嚴飭所部。毋得擾及閭閻。即逆軍之將校軍士。但非頑強抗拒。亦不得肆行誅戮。其有輸誠來歸。均准一體容納。所有經過戰事地方。被災人民。著飭知各該地方官妥為撫輯。毋任失所。此次出力將領業已明令分別獎勵。其餘出力官佐及陣亡將士。一併查明呈候從優獎䘏。此令。

津浦方面。據外人電訊。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決以津浦路為中心。分左右兩翼之三路出動北伐。軍現在分別移動軍隊中。俟準備完了。即下總攻擊令。又國民政府已令第四十軍第十九軍渡江北上。本日更調第二

十六軍赴揚州方面。第一軍第二師赴鎮江方面。以備孫傳芳軍之南下。其渡江軍隊數目。爲第十九軍全部及第四十一軍一部。合計一萬六千餘名。十七日向浦口渡江。聞此事係因孫傳芳軍放棄蚌埠向徐州方面退却。故派兵追擊。在濟南之孫傳芳聞信後。已決定即日南下。另據寧電。軍委會常務委員會連日會議。出兵已決定任白崇禧爲前敵總指揮。以賀耀祖葉開鑫顧祝同及白自領軍長之新編十三軍供調遣。總額約十萬人。隴海路魯軍對豫進攻後。已於十七日佔歸德。褚玉璞報捷電云。頃接中央軍徐總指揮報告。本日我軍自馬牧集向西奮勇進擊。敵勢不支。紛紛潰退。於本晚(十七)將歸德佔領。斃敵甚夥。俘獲尤衆。仍在跟踪追擊中等情。除專電大元帥及義威上將軍外。刻已嚴飭各路星夜乘勝猛攻。以期殲除頑寇。早定中州。特電奉達。諸祈諒鑒。褚玉璞篠印。又駐曹縣王振部軍長姜明玉投魯。併擒獲鄭金聲押送定陶。交劉志陸表示誠意。鄭已於十八日解到濟南矣。

南北外交

此週間南北外交。皆無重要事件可紀。就其被動各事之較足述者。滿蒙交涉。自滿鐵社長山本一度來京後。日方宣傳最力。不謂張作霖已如何諒解。即謂談判開始。即在目前。此週來雖未聞有何接洽。似繼續談判。僅爲時間問題。奉方遲早必將容納日方之要求。繼續談判。外此各修約交涉。名爲進行。而實全停。中法越南修約會議。近法國亦步日本後塵。改爲先開專門委員會。再提大會。法方委員派定納德(Knight)李比斯(Lepice)中國爲戴陳霖胡世澤二十日上午雙方委員業經晤面。惟具體的談判。則一時猶不能及也。

南方外交。漢口英租界又發生問題。係漢口第三特別區局長張警予因事去職。漢口政分會乃委張履鰲接充。英以陳歐原協定。訂明須外交部派。不能由政分會委任。英僑對此態尤堅決。據漢口十月十三路透電。昨日英人大會。通過下列之決案。(一)請求帝國政府向國民政府嚴重要求。所有中國軍隊佔據之工部局及私人產業全數讓出。並不得再違法占據工部局範圍內之產業。倘違反此條。帝國政府應取必要手續。將占據之軍隊或人民驅逐出境。(二)請求帝國政府敦促國民政府履行陳友仁與歐瑪萊所訂之條件。并繼續原件之精神。政治方面不得有干涉及脅迫該工部局之事。如此陳友仁與歐瑪萊原約須修改。市政局局長不能視爲市政會會員。僅能實行職權。如前之總領事對工部局式。所有市政會之雇員。應由市政會用並受該會管束。(三)請求帝國知照國民政府。特別區內之警察及他部份。應無拘束。盡其責任。不受軍事及他方面干涉。帝國政府應以實力助其實行。倘不能執行市政局之法律。帝國政府應取必要手續。以助其行。急要時得以兵力襄助。(四)納稅人應於預算案定一條件。市政會須雇用外人數名在會充職。同時英倫英商會亦有請英政府現時勿交還其他租界之議。據倫敦十月十五日路透電。倫敦商會遠東部一致通過請求政府鑒於漢口租界交回後之種種設施不當。政府現時不應提議或繼續與中國商議修改未交回租界及通商口岸之現狀。關於此類報告。路透訪員知悉英國政府現時無意奪回漢口之英租界。倘至必要時。英政府或認此問題有考慮之價值。現時似毫無根據。認爲已至必要時。觀此英國人民對漢口租界交還之悔恨。殊無疑義。而此等表示蓋可謂由於國民黨自身破裂以

後外人對之而起之變態耳。

北京無形戒嚴

自京兆區內發現晉軍。密邇京城。人心已覺不安。復因涿州軍事延不解決。謠言紛起。十八日城內聞砲聲後。更惶惶然感覺不安。惟當局態度。仍極鎮定。據聞其意。以爲京漢京綏主力戰已見分曉。此種小部隊之騷亂行爲。殊無以重兵對付之必要。某要人且曾告外報記者。即令北京城脚有便衣隊活動。亦不必害怕。蓋此曹飄忽無常。原祇在搖動人心。苟能了解戰局大勢。自無足懼云云。不過言雖如此。而軍警防範。已無形加緊。本週情況。大有戒嚴之勢。城門禁令極嚴。外城尤甚。雖婦女輩攜帶行李。亦必細密檢查。順治門之黑夜入城者。汽車馬車。亦受盤詰。語言稍有不妥。便即攔阻不納。所幸市面尚安。除蕭條外。別無事故。晚間各公共娛樂場所。游客皆裹足不前。最受影響者。當然以戲館妓院及游藝園等爲甚。次之則浴堂飯莊。亦大形減色。南海中海附近。防範尤嚴。圍墻以外。崗位加多。過往行人。僅准在馬路上通行。沿墻脚便道。一概不准擱入。天黑之後。行人斷絕。其餘各城。晚間十一時後。行人亦甚稀少。凡無要事者。率皆不敢出門。據老住北京者談。民國以來。京城嚴緊情形。未有如此次之甚也。又軍警於十七日在城隍廟街藤牌營四號內。捕獲重要黨人趙文敷等二名。女黨員楊某一名。並起獲謀亂文件共產印刷品黨員名籍等重要證物。拘解區署。訊知趙某所居之門牌四號房。即係黨人秘密組設之通訊辦事機關。嗣又陸續執獲黨員八九人。皆已移送軍警聯合辦事處審訊。同日象坊橋法科被搜檢。捕去學生楊鶴雲等五人。十九日理科亦逮捕學生數人。北郊外被捕學生。聞達三十餘人。姓名及犯罪情節。尚不詳。其上月捕去之大批學生。其中教員高仁山及尹劉周陳等四生。業於十九日押解軍事部之陸軍執法處審訊。傳聞此五人情勢甚嚴重云。

天津錢業風潮

自七月中天津協和貿易公司倒閉。牽連德華遠東華義中法等外銀行華帳房相繼倒閉後。錢業首受影響。所資以川換之籌碼。信用大不如前。迄十月初元利亨銀號倒閉。虧欠三十餘萬。各銀號遂相率戒備。對於信用薄弱之同業。少與往來。及十二日下午志成銀號突然倒閉。虧至八十五萬餘之鉅。股東逃匿。經理被拘。銀號有同業川換者。均謀結欠。盛德益盛源等銀號。於十五日下午復以擱淺聞。而與盛德有關係之某某大銀號及數家銀號。均有不穩之風說。市面不免稍有恐慌。銀行公會因恐錢業風潮擴大。乃召集各銀行開會。討論維持辦法。當經議決由銀行界以五十萬維持一時週轉爲難之銀號。附以須有確實抵押之條件。形勢遂漸和緩。次日受影響之泰昌銀號。兼以值百萬之財產。向中國交通鹽業等三銀行抵借款項。因得平穩過去。又宮北新街之義成銀號。平日得銀行界之救濟。雖市面有其風傳。幸未擱淺。其已倒之志成。業由債權人請求總商會清理。銀號經副理王惠泉蘇曉林二人。暫押於警廳。曾由商會提詢二次。緣該號因股東周祥五本人即虧欠二十餘萬。經經理手放出不能收回之欵。亦有二十餘萬。違背錢業慣習。銀錢界均主張嚴辦。以維將來。二十日總商會評議此案。志成經副理王惠泉蘇曉林要求取保。俾得自尋該東周祥五出面清理。各債權人允蘇曉林取保。暫以十日爲

期。王惠泉則仍拘留警廳。盛德益盛源等本無虧欠。遂各自了結。又此次錢業風潮中之撥碼問題。因志成倒閉後。對於所開撥碼不先償付。開天津錢業未有之慣例。錢商公會乃於十八日開會討論救濟之法。當議決(一)同業往來。須先有存欵始能開出撥碼。(二)要求外銀行華帳房提早收受撥碼。俾免担負長時間之風險。此誠天津錢業界不信任撥碼之表示也。

又當十五日盛德等擱淺時。市面小錢攤因農工銀行角票向託盛德等銀號代兌。遂拒絕行使。幸該行雖値星期。仍準備現欵照常開兌。次日即告無事。



誌謝

承上海新月書店贈梁實秋著「浪漫的與古典的」。徐志摩沈性仁合譯「瑪麗瑪麗」。陳春隨著「留西外史」。沈從文著「蜜柑」。胡也頻著「聖徒」陳學昭女士著「寸草心」。徐志摩著「翡冷翠的一夜」。潘光旦著「小青之分析」。徐志摩著「巴黎鱗爪」余上沅「國劇運動」各一冊。合併誌謝

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起
至十六年十月二十日止

（冰谷）

十月十四日　星期五

△日使館一等書記官天羽準備提案、滿蒙交涉行將開始、
△駐鄭州馮玉祥部開赴磁州、
△涿州終日激戰、近畿發現晉軍小部隊、
△滬法大副校長潘大道被暗殺、
△蔣光鼐昨日解散福州新編軍、捕譚曙卿等、
△寧軍渡江、白崇禧電滬商領袖、請籌款二百萬、
△譚延闓應宋母之請、赴滬籌辦蔣宋婚事、

十月十五日　星期六

△寧軍委會任白崇禧爲前敵總指揮、以葉開鑫顧祝同兩部及白自領軍長之、新編第十三軍供調遣、總額約十萬人、
△廣東購軍艦兩艘、價一千四百萬元、
△閩局漸定、譚曙卿等解往南京、
△涿州酣戰、保南戰訊沉寂、
△汪精衛許崇智居正一致表示、須寧方完全容納潯漢商榷意見、始赴寧、
△奉軍高維嶽部入張家口、

十月十六日　星期日

△奉軍猛攻涿州、
△南京決定再發公債二千四百萬、
△粵軍委會管轄兩廣海陸軍、第八路艦隊編制完竣、
△門頭溝發現晉軍、

十月十七日　星期一

△涿州晉軍退入城內扼守、
△京綏路晉軍守柴溝堡、
△武漢政治分會任何健爲皖軍事廳長、
△官方宣傳奉軍占石家莊、直魯軍占彰德、
△寧軍一萬六千人渡江、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二

△奉軍對涿州下總攻擊令、
△許崇智居正等由漢回寧、
△國民黨中執會決議恢復、特委會將作爲籌備全國代表大會機關、
△白崇禧何應欽李宗仁態度一致、軍事進行、視何健所部進行狀況而定、
△官報、門頭溝晉軍被王田兩旅擊退、
△天津新萬國橋落成、
△程潛陳調元兩部與駐蕪湖之劉興軍發生衝突、劉軍旋即退却、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三

△涿州砲聲略稀、北京戒備嚴重、
△周西成代表到滬、稱入滇黔軍已撤退、
△北京偵緝處將被捕散發傳單標語學生五名解往陸軍軍法裁判處、

十月二十日　星期四

△南京特委會通電、聲明爲統一黨務計、現據汪精衛等主張、定十一月一日在寧開第四次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全體大會、
△滬寧軍運極忙、劉興軍略向上游移動、
△招商局江輪全部停航、專供運兵之用、
△涿州戰事漸趨沉靜、
△京綏路械彈車一列、在清華園車站爆發、車內軍火全燬、
△全國商聯會通電力爭海防慘案、
△天津體育協進會成立、
△中法修約專門委員開會、



冰洋探險家成功史（續）

挪威探險家 Roald Amerdsen述
隱之譯自世界事業雜誌

余軍役之期既終。乃着手為北冰洋探險之準備。是時凡關於探險應用諸書其為余力所能得者皆已讀竣。但冰洋探險家前輩所不克免之難題。乃於是發生。前者凡探險隊領袖類皆不能兼任探險船船長。故船隻航行。還須專賴具有經驗之船戶。因此入海之後。輒發生指揮不能統一之弊。船主領隊責任既經分擔。意見不同。齟齬恒所不免。所屬員工精神遂亦不聚。甚至化為兩黨。領隊與科學隊員成一派。船主與艦員又成一派。余鑒於如此現象之足以僨事。乃決於力能祛除此弊而後。然後實行探險。欲祛除此弊。惟有使自身亦得有駕駛之訓練。得充任船長。如此則以一身而統兩職。則所率員司。當可和衷共濟矣。

惟是若欲獲一船主憑照。必先於一合格之船主下。充任水手數年。俾得實地取得經驗。是故余乃於一千一百九十四年至九十六年。每逢夏季輒附於一帆船充任水手。如此訓練。不獨使余將來得膺船主試驗。且使得數臨準備前往探險之北冰洋而獲得實地之演習焉。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余獲佳運。得充比利時南冰洋探險公司會員。前赴南極偵查磁極所在。時余雖年僅二十有五。但於探險船比利時號離歐之前。充任該船大副。此次探險事屬國際性質。領隊為比籍。水手某船長係一比籍砲隊武官。彼曾服從法國海軍。駕駛之術甚精。余任大副。而嗣後以探險冰洋著稱之柯克醫士。則充駐船醫生。科學組領袖。為一羅馬尼亞人。波人某副之。水手中五人籍隸挪威。餘則悉為比人。

南極之磁極。遠在南冰洋大陸地當澳洲極南之南太平洋中。距領隊之計畫。並不經澳洲前往。而取道南美洲之合恩角。是年冬行抵麥哲倫海峽（在阿根廷國極南）時在彼處正值夏季。更進而至菲果地（Tierra del Fuego）此時斯處地形知者猶鮮。以領隊者急欲調查其地理產物。吾人乃留此數星期。採集自然史之標本並繪製地圖。測量氣象。但以稽留時日過久。嗣後竟大受影響。

更自此而南經南希德朗羣島 South Shetland 南冰洋大陸已在瞭望之中。是地時名格蘭罕地 Graham's Land 地形更為輿圖所不詳。余等復循其海岸。察勘地勢。費時不少。卒於其南部發現一水道。由此可達於太平洋。時冬季日漸逼近。而吾人前赴澳洲南部相去尚遠。於是始折而西行。然卒因此幾致全隊前功全棄。

一日。余登船顛接替船長。司午後瞭望工作。時覺海風甚烈。霜雪交至。環睹四面。到處均見冰山。船長手指一距船以北不遠之冰山。囑余傍此而行。謂彼於上午即取此道。蓋藉此屏障猛烈風浪。使孤舟不致飄泊失道也。余當遵彼囑。駛舟前進。入夜輪替者來。為一比籍少年。余即以船長語轉告。令仍遵此法。切勿變計。囑畢返至艙內。覺船身為海波所激。震蕩甚烈。其所以如是震蕩。蓋非由於太平洋中波浪起伏太厲。實係海流因冰

山阻礙。趨向變化而致。余於此播動之中。依舊沉然入睡。顧翌晨睡醒。乃忽覺船身絕不動搖。不禁大怪。緣此船已遇特別變故。業不問可知。於是急起披衣。馳至瞭望台上。則見船已擱於淺灘之上。四面被冰山夾持。不可移動。余亟詢彼少年何由至此。詎彼之不能解說。固與余同。但謂因夜色墨黑。而雪復濃密。彼乃不復睹見所傍之冰山。故船乃隨風飄流。卒為兩冰山間巨浪所驅。竟致擱淺。但船身未被冰山所擠。成為虀粉。已屬萬幸矣。

惟吾人雖已逃此難關。而前途危險。猶覺可怖。蓋在此冰陣之中。若不能脫走。則亦惟有待斃而矣。其後幸經審慎駕駛。居然得以逃出。但一波纔平。一波又起。不久而吾人前以無可奈何而遭遇之危險。今乃復以未諳地極航術。故而復遇之。某日余船於南極冰域中繼續西航。忽逢北風甚烈。時船艦之南冰山矗立。若船為風所驅。立有被擠碎之厄。當此之際。凡航行家之熟審駕駛者。必力事使船身北移。駛入大海。此在吾人固亦未始不能。但船中高級司事。以瞥見彼冰山中有一缺口。乃決然駛入其間。以避風浪。結果乃鑄成大錯。時在余個人固深知此舉之不韙。然彼既不叩予意見。則格於紀律。余惟有緘默而已。不久余所最焦慮之事。果爾發生。若彼時吾人不取此道。則於時計已在冰洋百哩外矣。

一日晨興。吾人發現乘船所趨之冰峽。業已凍結。船行既失自由。其勢已將隨此游離之冰山度茲隆冬。惟是吾人計劃。原未備於冰洋中久留。所備物品。乃感不足。吾等初意本擬於夏季行抵南磁極附近之南維多利亞地方 South Victoria Land 於此設度冬之所。僅留四人於此。給以充分糧食。餘則仍回故國。俟翌春重偕四人到此。預定留此者。即為羅馬尼亞籍之科學家。波籍助手。與柯克醫士及余。而今則全船俱留。彼等非惟未備度冬衣履。且今以多人而食數人之糧。更有難以久繼之懼。此外則所携燈油亦且不足應全舟之需。以後生活。更難忍耐矣。

吾人拘留於此冰山中。凡十三月。其間水手患神經病者二人。餘亦多染血班病。僅余及其他二人幸免。若是普徧發生斯疾。誠使人感受重大困難。余與柯克醫士前於誦讀冰洋探險紀載中。得悉惟肉食可療此患。因於某日勞苦工作之後。更於冰塊上跋涉至數里外。覓訪海獺企鵝之屬。以供治療之需。幾經艱辛。始各捕獲若干。顧領隊則於此兩物獨深惡痛絕。非特本人拒而不食。且阻全船勿以為餐。卒致余等亦同傳染。彼與船主病且極重。卧不能起。並預繕遺囑焉。

船主領隊既病倒。乃以余代任領袖。余首先即集尙能力任工作者數人。於船旁雪內掘出所拋棄之海獺屍體。剁割其肉。命庖人燔熟。分食全船。至是而領隊亦不復拒食。後果大奏效。數日之內。病者健康顯有增進。當此以前。全船人員莫不以為死神業已臨頭。無可挽救。迫此事而後。余遂因得柯克醫士締結深交焉。彼在全船之中。最稱果敢。從未有自覺失望之日。雖處逆境。不減愉快。其宅心慈惠。尤有足多者。每遇他人有疾。輒親傍病榻。婉辭撫慰。或遇有失意者。亦必多方鼓勵。使復常度。且遇事有幹才。故其成就亦多。每當夜盡天曉之際。彼必遣人分投探視冰塊已否有溶解之朕。兆俾全船得免於危險。

一日。有探視者回船報告。謂距船約有一千碼處。有冰床已溶解為潭。吾人聞此。咸不措意。以為如此現象。直無足輕重。詎柯克醫士。則獨覺前途希望。業已於此豁露。堅謂此冰若能擊破。而闢水道。則船便可開出。緣吾人若能鑿成一千碼之冰槽。冰塊或因而開裂。亦不可知云云。彼如此主張。吾人初皆以為狂妄。一則以吾船所有可供鑿冰之器。僅長及四尺之

鐵鋸數把。炸裂品少許。決難穿鑿大塊之冰。二則更以吾船員工。習於如斯工作者甚少。且其體力疲弱。斷難任此艱巨。然卒以同人於彼素具信仰。且亦游手無事。不妨姑作試驗。於是全船咸出而工作。

其先全船人員寒衣不周。形殊狼狽。自領袖患紅斑症臥病而後。余細審渠輩衣履。除余等四人外。類皆不足以禦嚴寒。遂強取船中所儲藏之紅色氈呢。為彼等裁製新服。此項氈衣。力足保護充分體溫。惟彼輩御此登甲板時。形態總不免詭異也。

余等開始鑿冰之際。先擬定開鑿之途徑。然後實行操作。其方法為先以鐵鋸就冰上鋸成一三角形之線。繼乃用炸藥品將其炸開。使與大塊之冰分離。惟有時炸發之後。仍感冰塊未能分離。於是柯克醫士復得一計。即將三角形冰塊之一角。完全鑿空。其後炸發之際。果然奏效。吾人如此工作。凡數星期。工程乃得告成。某夜乃借至冰上。計劃於翌晨引船出險之辦法。詎乃發現鑿成之水道。其兩岸因四周冰塊之壓力復接合於一處。而吾船之被封鎖依然。如故。吾人至此重復失望。幸不久而游動之冰重被風力推動。水道復闢。吾人不敢復緩。急引船至水道以內。惟前途未鑿開之冰。依舊凍塞。如是者閱數星期。而柯克醫士逆料之事居然發現。蓋冰塊果然裂開。所鑿水道。竟得直達大海。吾人驚喜之餘。精神復振。於是將船開足速力。向海面駛去。

惟是吾人之厄。迄猶未已。緣余船駛至大海。必經由兩大冰山之間。當船經此處時。復被夾持。多日不得移動。且日夜冰塊撞擊船身。有時衝撞聲甚烈。幾使吾人談話時不復相聞。斯時船有破碎之虞。同人均慄慄危懼。後柯克醫士思得一法。取前所獵得而剩儲之企鵝皮毛。編成席片。垂於兩舷。果然冰塊撞擊之力減弱。而聲浪亦低落。

吾人自由此冰山脫險而後。在海面亦並遭數次困苦。一則因應用之測度儀前以乘船屢被冰塊撞擊受震過多而損壞。以是吾人於測量之際。乃不復能確定船行所至之經緯度。大海蒼茫。幾至失道。幸最後覺聞船員瞥見陸地之呼聲。則已達麥哲倫海峽矣。二則船抵該峽而後。初猶不辨航道。緣斯地島嶼星羅棋布。而彼時之輿圖。於此猶無準確之測繪。故吾人乃不能確定所在之地點。其後略見一島形似禮拜寺。乃斷為禮拜寺島。以此島原以形似得名。是處風濤極惡。吾等乃泊船於此島避風處。然幾因此觸礁。及再啓航。復駛入死港。船為西風所驅。又迫及礁石。急行轉舵。始免於厄。其時船身距礁間不盈尺。亦云幸矣。自此又若干日。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還抵歐洲。屈指此行。為期乃達兩年矣。

翌年。余取得船主執照。乃開始準備本人主持之第一次探險。時有南遜博士者。為挪威探險界中之前輩。其屢次奮勇赴佛來姆地方探險之功績。久為余童年所崇拜。是時余知若得彼一言之獎借於余編制探險人員。必獲無上之便宜。反之若彼不以為然。則余亦必無幸。於是特往拜謁。細述余之計畫與希望。懇予贊助。彼慨然承諾。立為余紹介同志若干人。

余既得南遜之助。繼乃從事於學習磁極測量之原理。及其方法。蓋探險一事。除本身作用外。猶須具有科學上之目的。否則無人為助。獨力難擎矣。余有鑒於此。初致函於九嶼地方之英國觀象台長。懇允予從彼研習。願為所拒。既而余轉懇哇士洛天文台長。得其一紙介紹前謁德國漢堡觀象台長。至則先就其僻處稅得一室。蓋余攜資有限。不得不力事撙節也。台長努瑪猶氏。向未聞余姓氏。遑論謀面。此次訪謁。逆料未必裨益。第余既於他處無可設法。亦惟有姑作一試而已。故余於忐忑之中。貿然投

刺須臾彼竟迎余入室余略其年事已達七十白髮盈顛慈祥滿面把握而後余鼓勇告以所志將謂自立謀成探險之業以欲求研習磁性測量之術俾探險時得集科學資料故來相干彼靜聞余言意猶以為未足續詢余尚有他志否余謂日後且意擬謀探險西北道 North West Passage 之成功緣前人至此莫不失敗而歸也第彼仍以爲未足余乃續告以將探勘北極磁極之確定地點余言方畢彼忽起立就余引臂羅余於胸高曰苟汝爲此則裨益於將來人類當非淺鮮惟此然後可稱偉大之冒險事業也

余以得努氏之照拂乃得留德三月彼爲獨身生活舒適寓居於附郭一逆旅時約余共飯在余目中此逆旅建築直類宮室而餐室華麗更類仙境肴饌之勝更所僅見彼慇懃欵待時使余與各科學家同席故余不僅時得美食亦且得請益於名家故余感激之私迄今猶銘諸心版余彼時爲報其盛意工作甚勤每日首先於清晨莅台入夜歸亦最遲數月之後竟畢所習努氏乃復介於至威廉海芬城及巴斯塔城兩處天文台研習焉

一千九百年余購得第一次探險用舟係挪威北部之小漁船載重僅四十七噸船齡乃與余年相若翌年夏余駕此至挪威與格林蘭間之北大西洋作斯地海洋之測量余知南遜博士需此測量資料故決取得之以報其贊助之惠是秋余歸以所得遺之彼大忻悅

自一九零二年冬至翌年春季余努爲探險西北道之準備凡學術團體及科學界私人之能以財力資余者咸向之乞助如有餘暇則以之選置一切應用物品但以欵未敷用幾無時不感困難凡賒購物品之債主其未肯久待者先後追余付欵迨一九零二年六月十六日竟至無可迴旋債戶中之最緊要者甚至限以念四小時追余付現否則即欲押留余舟且以欺詐取財控余請警逮捕數年來辛苦經營之成績至是乃行將廢棄於一旦余迫不獲已乃密召余所經意選擇之同事六人告以所遭懇爲急難之助彼等咸首肯於是余遂於是日中夜冒傾盆大雨相偕登船解纜向北海而去迨天明債戶臨門則余等已在海波蕩漾之中此行凡三載而歸竟得成四百年來前人未逮之事業其事當於另篇述之

（待續）



到西北去（續）

豐川

（一九）依稀似去年

我在站上遙見閣丞和海山之後，便往城裏走。因爲三個人都沒有帶着東西，走走倒也覺得痛快。車站離城大約有三里遠近，走去並不費事。在路上，閣丞說了我許多不是。他說：『昨天我們以爲你一個人走走返到城裏去的，誰想你竟晚上也不歸去，這未免使我們心急。我們以爲你被土匪綁去，嚇得只是叫苦！又怕晚上回去過晚，告給城門上的人，「無論何時，有個姓秦的進城讓他進來。」誰想，第二天還是未歸。我們忙着請王紀之算卦，他說你已經來包頭了。我們這才半信半疑的跑來！你眞能氣死人！』閣丞說着，眼裏又似乎有點淚痕了這眞是天眞的表示！海山對於這件事，沒有說什麼話，只是看着我笑，倒弄得我不好意思。早知他們是如此的着急，我昨天無論怎樣也不那樣忍心地和他們開玩笑了。

到了旅館之後，海山第一句問我道：「你這次到包頭，覺得和去年如何？」我笑着說：「眞是風景依稀似去年！」三個人彼此都無言了半晌，閣丞說是要去見滿帥長借些學費。我和海山要到前街去走走。我們三個人出了旅館之後，一直往北去，走過幾個小胡同之後，便轉到前街。包頭的前街是第一條大街，許多繁華的景況也只有這條街上可以看見。在前街北面，還有一條街叫後街，雖然也很繁華，但是比前街可差多了。閣丞要順着前街往西去，我們要往東走，於是就在共和舞台前邊分手。走了幾步之後，約定在龍王廟戲場見面。我和海山是兩個好看戲的人，雖然不是迷，然而也有幾分是嗜好。從前街到龍王廟，還是很遠的。因爲龍王廟，緊緊在東門裡邊，廟場東邊，便是城墻。我們去年也在這個廟場裏看過戲，並且是站在城墻上的。

我一面走，一面留心包頭的商業，幷且看他們的牌匾。我看見包頭賣鹽的特別多，想是包頭人好吃鹽之故吧？包頭商號的牌匾，大半是無名人寫的，因爲下邊並不落欵。因爲看牌匾，我當下想起在綏遠時的景況。綏遠商號的匾，十個有六七個是元悌寫的，其普通正如北京的馮恕，天津華世奎一樣。不知道爲什麼包頭就不那樣呢？或者是沒有一個善寫字的人吧？我把這個問題問海山，他說那是小事，何必注意牠？的確我注意的，以這些小事爲多。

到戲場時，戲還未開，場裏人也很少，就是有些個賣西瓜等

的人們，在亂喊，刺人腦痛！聽得一陣鑼響，過去看時，是一個布蓬，蓬外一個人打鑼口裏直喊：「進去瞧瞧，電影！」我很稀奇，在西北方面，居然有人來演電影，這未免是奇事。但看那蓬時，周圍也不過五步長寬，這如何能夠開演電影；望望蓬裏，漆黑一團，倒是像在作弄電影。我正要進去看時，忽然看見一個桌上放了一個電機，這個我認識是理化試驗室見過的。只能射映，不能活動。這時正由裏邊出來一位看客，口裏不住的說：「眞是奇怪，弄下那麼大的一個老虎！」我幾乎笑出聲來，長嘆了一口氣，一個人心裏說道：咳！中國的電影事業；西北人的眼光：海山拉我到轉龍藏去，我們於是出了東門。

在轉龍藏喝了幾口冷水，轉了幾個灣，便跑上山頭去。望見包頭全市，正在烟霧中岑寂。返頭看那國民軍時代的無線電台時，已經不在了。這想來是國民軍退時自己拔去的！返回戲場，剛要開戲，我們便站在那裏等着瞧。戲是回荊州唱的是山西梆子，免不了聽些個「那呀哈！」閻丞不大工夫來，說是滿師長現正睡覺，只好過一刻再去。於是我們三個人站在一塊兒看戲。——這實是奇怪！去年在包頭，是龍王廟唱戲之期，今年來包頭，又是龍王廟唱戲之期而且都是一個回荊州。不知道，是我遇的過巧，也不知道是包頭好唱回荊州！去年在轉龍藏喝冷水，今年又在轉龍藏喝冷水！去年的許多事，完全和今年差不多。只是去年曾經到南海去看黃河，而今年却是不得了。這實在是我對於黃河的悵惘，這實在是我不滿足的地方！想到此處，便站在城墻上遙望着黃河，於是心也漸漸地平靜了。一散戲之後，閻丞又到滿師長那裏去，我們便一直跑回旅館來！

（二十）官壩大會

我們本來打算十四號返薩縣，但是因爲滿師長給閻丞籌備的學費，還未送來，只得今天再走了。今天（十五日）我們坐早車返薩縣，但是對於昨夜在包頭的那一幕戲，想起來還是生氣！閻丞的父親是綏遠有名的先烈，辛亥革命和閻錫山是合作成功的，後來洪憲時代起過二次討袁革命的。不幸得病逝世。這滿師長是閻丞父親從前部下的人，而且是閻丞父親把他提起來的。除此而外，還有一個關係，他是閻丞的堂姑夫。他現在是師長，一月所入，想來有止是幾十幾百，那麼對於閻丞一年的二百元學費，雖然不能負完全責任，但也可以負一半。這次閻丞和他借錢，我以爲至少也得拿出五十元來。誰想，昨晚他差了一個上尉參謀，給閻丞送二十元錢來。這要是平時，我一定替閻丞把他斯碎，不領他的人情。但是，現在用欵在急，那裏好意思那樣辦呢？呵！實在想不到一個堂堂的師長，對於自己的妻姪是如此的！眞也是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出乎意料之外！

過的很巧，昨天在包頭看了一天戲，今天回薩縣來，又遇着北門外官壩唱戲。我聽海山說，這官壩大會，是最熱鬧不過的！吃過午飯，我們便要出城去看戲，那時雖然還是天氣很熱的時候但街上的人們，已經擁擠不堪！女人們，穿的整整齊齊，頭梳的光油油的，小脚上穿上紅鞋或綠鞋，坐在檐下，也不知道是成心看人，還是成心讓人看！無論大街小巷，都是擁擠的滿滿的，尤其是這條北街，更是擁擠不堪。轎車子過去一輛又一輛，塵土

飛揚，遮天蔽月。因爲到官墻必須出北門的緣故，有許多人站在北門口，等着看女人。守門的兵士，雖然只是喊離開，然而還是，越擠越多，有時簡直擠的走不開。

最奇怪的，是女人鞋上的花樣：有的是花，有的是魚，這都是刺繡成功的，最惹人注意的，有一個是繡着青天白日旗。縣黨部的人們，因爲這個要罰那女人，生了好大的氣，然而也未曾發作。還有幾個更可笑，繡着的不是花和魚，也不是青天白日旗，原來是英文字。這當然，因爲那女人的心理只是出風頭！弄個新奇花樣，而又不認識英文。由一個懂英文的人，給伊寫上一個英文，伊便可以繡上去。我看見一個女人的鞋上繡着「My LoveR」(我的愛人)又一個是繡着(REDSHous)(紅鞋)，這實在使人好笑。我當下對海山說，這雙寫着「紅鞋」兩字的鞋，最好是陳列在萬國陳列會。一來是英文，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二來是中國的出產品，更使世界人開開眼光。海山只是笑，却是不說話。一位同行剛認識的朋友說：「那都不是好人」！

官墻離北門有三里路，因爲人多，走去也不覺得遠。到時，戲已開演，唱的是南天門，討厭至極！入洞神仙，紅燈照路，曹老夫成仙，不知道鬧些什麼，我和海山便繞着場子轉。忽然間我想起來，這種塞外的景況，實在是別處所不易見到的，很想撮個影可好，海山正要在台上演說。於是他，招集他們的同志，我去招呼照像館。當走雪山散了之後，斬韓信未開之前，海山在台上演說我指揮着在塲子裏撮影。因爲找不着適當地點，跑了好幾個地方。最後找到一個好地方，非是在塲子的中間，後邊的人是照不上，並且地方低，很不得力。想法子和一個車上的老太太接洽，請他們下來，我們把撮影機放在車上去撮，這才好了一點。但是因爲人們沒有見過照像，以爲是怎麼奇怪的事，知道了便不聽講，返回頭來看照像。我們忙着只是喊：「請返過頭去！」但是越喊人越知道的多，越不肯返回去。沒有法子，只得就那樣照了。想不到預備好，正要拍照時，把車蹬翻了，一個照像的掉下去，跌在別一個車上，我也幾乎掉下去。好在一個人把韁條壓住，這才穩當了些。然而這時，人更知道的多了。只聽得在喊：「快看照像了！」我怕人們都知道，返回頭來，豈不是成了笑話，於是忙着拍了照。

我還想把那場子西面的許多轎車子，一排一排女人，女人的小脚，都照一個下來，然而照像的價目太大，我也只好作爲罷論了。這一件事情沒有作，實在是後悔不過！因爲那女人的小脚，眼看是要淘汰了，如果不留一個大的紀念下來，以後是不容易見着如此多的小脚，在一起擺着讓人參觀的。

(二一)可憐的屍體

十七日，我們午飯之後，照例是走出教育局到官墻去看戲的。閣丞因爲不好聽山西梆子，並且和他姑母說許多話，所以不得同往，我和海山，是無什麼工作的。第二小學校，雖然應名已經開學，但是還未上課，黨部裏近兩天也無甚工作，於是海山可以和我天天到官墻去看戲。前天如此，昨天如此，今天當然又是如此！

剛剛出了北門，我看見兩個男子，扶了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

往城裏走。那女人哭的死去活來，面色像土一樣的灰白。伊哭的是什麼，我也未曾聽清楚。我以爲，這女人豈是和婆婆打架了。向前走了幾步，遇到對面來的許多人，都撫着鼻子，走的很快，像是往開躲避一件事情。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實有其事，我也覺得鼻管裏一陣難聞的氣味刺來，很忙的用手巾掩着鼻子。一個人從對面走來說：「好可憐呀！」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是前邊有一個屍體。海山湊近我的身旁說：「這定又不知道有什麼奇怪事了。」我也只好點點頭，因爲說話是十分難聞的。我看見許多人，在一株大樹下走動，圍着是看一件東西。這樹在一間草房子在前邊，離大道也不過三步遠近。我看見幾個從人叢中出來的人，都是很快的走着，連一句話也不說。走到附近，我也跑到那裏去看了看。呵！原來是一個屍體。我從頭看時，頭髮已經全無，腦頂上像是一個窟窿，全身是黑色，一看便是火燒下的。兩臂在背後壓着，面向天，左腿上有極大的一個窟窿，肉還是一絲絲的裂着。兩足已經看不出什麼，只是骨頭很明顯的在外邊露着。這一個印像，使我當下難受起來，我想再從頭看他一次，但是如何也沒有勇氣，並且鼻子裏臭的幾乎要吐上來。這一種臭味，實在是世界上再找不出來第二種來作比較的。

草屋旁邊，有兩個女人在哭：一個約有四十來歲，一個約有六十上下，灰白色的面部，蒼然的頭髮，看來由不得要人掉淚。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只得快快走開去。走過十幾步之後，聽得許多人，都是說着這件事情，一個年老的人說：「剛才兩個人扶着的那個女人是他的老婆，坐在那裏哭的，一個是他的母親，一個是他的姊姊，此外他沒有親人了，」因爲老者知道這個屍體的事，許多人都圍着他聽。他也很願意告人，一面走，一面還是說：「他姓劉叫個十厚，他哥是九厚。也是他自己喪了良心，作過一件惡事。不然，便是那女人的命壞！那女人本來是訂給他哥的，不想當娶的時候，他哥病重。娶過剛三天，他哥便死了。因爲他哥在病中，也未入洞房。他見哥哥已死，於是，就要自己入洞房。女人的媽家不允許，又花了一百多塊錢才辦到。這就是他作下的惡！自從娶過這女人之後，過的也還不錯。十厚靠作煙土生活，每年熬下膏子，到後山去換大烟，近年來手裏也有點積蓄。前些天到後山去換洋烟，走的時候，相隨着十幾個人，都是騎着馬。洋煙換好之後，他讓別人把四十來兩換好的洋煙帶回來，馬也拉回來，他自己却在後邊慢慢的走。不想遇着土匪，問他要洋煙，他說沒有洋烟。不想土匪都認識他，說也是無效，綁着他到了九峯山。在九峯山住的時候，正遇着官兵去剿土匪，土匪打了敗仗，把他燒了個利害，臨走時打了他一鎗。他從九峯山掉下來，掉到月明灣裏頭。——因爲他們同時被綁住的有六七個人，這六七個人，也有經土匪放回來的，也有自己偷跑回來的。回來之後，有的說十厚被土匪燒死了，有的說被官兵打土匪時掛了綫了，有的說跟着土匪跑了。你說這個，他說那個，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樣了。後來才有人說，的確是掉在月明灣裏。這才到月明灣把他弄回來。」

老者的話，把許多人說的都有點呆了，但已到了官塲。我和海山站在旁邊，望見台上是唱乾坤帶，這又是不合我意的戲，而

且又因爲那可憐的屍體的印像，使我更加難受。看了不大的工夫，我便無論如何非回城不可，海山也只得依我。在歸城時。又看見那屍體，又聽見那哭聲。啊！人生的幻夢啊！

（二二）再和西北告別

官場大會已過去，我在薩拉齊是住不住的，於是預備東返。閣丞爲得到村中去籌備一筆經濟，十七日已經先我們東去。十八日，海山說是學校已經開課，無暇再到綏遠，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我引了瑞霞——閣丞的妹子——早早的上了車站，海山帮着我們上了車後，他便回去。在他和我最後的握手時，我又看到他滿含着的眼淚，幾乎掉了下來。我望着他走出站台，望着他反頭在望我們。我還想望着他的時候，車已游游地開行，於是我又和海山告別了。

車到美岱，閣丞果然在月台等我們，我們忙着招呼他上車。他還引了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這孩子的聰明，可以於他的兩目中見之。他穿了一身條布庫衫，光着頭，赤足穿着一雙鞋子，他上車之後，便和瑞霞去談話，並且坐在瑞霞的身旁。我看他時，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紅着臉把頭低了。閣丞對我說，這就是他三叔兒子，於是我想起這孩子的許多事來。因爲關於這孩子的事，我從閣丞和芝祥的口裏，得到不少消息。他是自幼在外邊的，他因爲母親的乳不足，四年在別人家裏生長。回來之後，因爲母親對他生疏，常常打他，他常受他妹子的氣，然而不敢作聲。啊！這不幸的人兒，是命運的註定嗎？——到了綏遠之後，仍然住在那穌堂。生活還是那樣的，很適宜。廿日，我們僱了一輛輛車子，把瑞霞送到女師範去，要伊好好預備功課，不日就考。瑞霞是很聰明的，自己願意念書，雖然伊才只有十四歲。不過在我們送伊入校的時候，伊是有點戀戀於家庭，於是我又想起八九年前，自己被人送到學校裏去時的景況。

二十一日我和閣丞坐早車到豐鎮。沿途的景況，還是那樣使人悲慘。車到三道營子，我在車窗中看見一個老友！這個老友，是我的患難之交。那年我困在隆盛莊時，他曾當了行李，送我到大同。去年到綏遠，曾和他見面，那時他正在經商，經年和蒙古人來往。今年我曾到他那裏找他，據櫃上的人說是不在了。這是一個想不到的奇遇，他居然跑到三道營子來。我看見便喊：「王翰卿！」他很驚奇的把目光移到車窗來，笑着跑上車和我握手。他說萬也想不到我會回來，他說他也是坐這次車到平地泉，因此，我們坐在一塊兒，談了整整地兩個鐘頭，車到平地泉，他要我們也下車休息一天再走。但是我們沒有，於是他一個人走出月台去了。——我十九號曾給二弟一信，告他二十一日從平地泉經過，要他上站一會。但是在站上怎麽也等不見，一直到車開了，他還是不見。因此，我覺得實在失望，然而也是沒法子的事。誰想，我剛剛到了豐鎮，便發覺他在月台邊站着，同時我看見許多人在看車。當時混亂了半天之後，才走出月台。父親也正在車站上閑遊。數人隨談隨走，不覺得便到了家門了。

在家園中又住了四天，我看日歷時，已到二十五日，這已經是我離開天津的一月之後了。在這一月之中，我的生活變動很大，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雖然比在一個地方有趣，然而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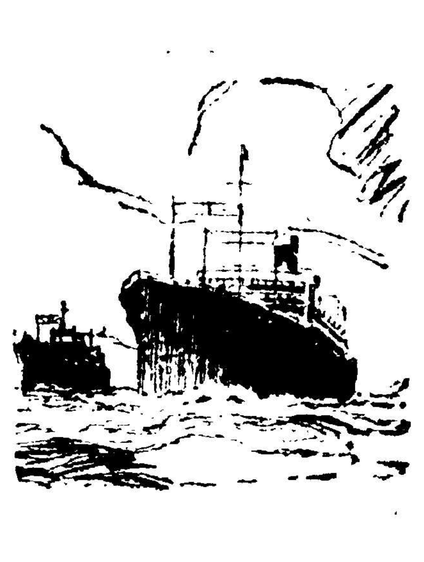
很苦惱的事。二十四日，我和三弟到大德成，三弟進去給我拿出三封信來：一封是我由包頭寄的，一封是十哥寄給九哥的，還有一封是天民寄給我的。他信裏告我說：預備留日，已經有了頭緒，經濟也有點着落。我的心便當下跳躍不止，因爲我既誤了在北京升學，如果再誤了到日本，這一生的求學機會，便恐受個極大的影響。因此，立定主意，又要和西北告別了。——況且，伊的病勢，近來不知道怎樣？我雖然給過伊四五封信，在這個時間之中，但是伊的消息，我半點也不知道。因爲我的行址無定通信爲難。呵！病中的愛人呵！我還是祝你安適，在我離開你的這段時間之中。

二十五日，到了大同。現在又添了我的父親，也要到天津看看，於是這一段路途上，又是三個人的旅行了。本來，一個人生一個兒子，是指望他後來養活自己的。況且，因爲我讀書，家裏受了許多累，現在雖然不至完全破產，然而也已經是不好支持。又加上去年的年景，如何了得。於是父親很着怕，他怕一家大小，在今年受罪，要我對家庭担負責任。我只得請他同行，歸去時，可以弄些錢生活！在大同又住了一天，二十七日便到北京。見了天民之後，談到到日本的事，他說已經有了把握，我也因爲本地津貼很多，當然不至困難，於是約定：他先回去走走，並且籌款，我在天津等他。在半月之後，我們便是太平洋上的一個游子了！——在北京住了三天，第一天伴父親游北海，中央公園，和城南遊藝園；第二天逛了萬牲園；第三天在街市上看了看。父親初次東來，當然看着有點奇異。

三十日，三個人便又在京津路上作客了。父親在津逗留四日，我湊了些經濟，送回北京。第二天，他便在西直門上了京綏車西去，把我這異鄉流浪的兒子留下了！好在天民不日便來，來時便可東渡，異國的空氣，或者可以使我快慰。那我只是深深地禱告了！——短短的四十多天的旅途生活，使我又感到人生經驗不少。西北的山川，又開始和我告別。如果天民到時，我不定要和牠們(西山的山川)告別多少時候了。呵！人生的無定，世事的變遷！中國的青年！異國的空氣！

西北是去了又回來了，我的這篇東西也就此結束吧！——附記者行程表於後：

七月二十日天津赴北京
二十三日北京赴張家口
二十四日張家口赴大同
二十九日大同赴豐鎮
三十一日豐鎮返大同(有了一件新聞，再返大同)
八月四日大同赴平地泉
六日平地泉赴綏遠
十日綏遠赴薩拉齊
十二日薩拉齊赴包頭(走到京綏路的盡頭)
十五日包頭返薩拉齊
十八日薩拉齊返綏遠
二十一日綏遠返豐鎮
二十五日豐鎮返大同
二十七日大同返北京
三十日北京返天津(連來帶去四十天)



東游漫錄（續）

欽璧

俄國和土國不同。他不是一個敵人，僅是一個掉下去的朋友。他曾盡了他的力量，去努力，去讓步。

當他崩潰了，作了鮑爾希維主義的犧牲，從前他的同盟，既不恤其苦難，又不憐其屈抑，而且乘火打刧。究竟「仇恨」Hatred 這個字就是共產黨和革命黨的教義呢？還是新佔領的貪心和慾求之所致呢？還是二者都「與有責」呢？

沒有人抗議過俄皇統治的罪惡，大家茫然的默認中，那半機智的神秘教徒曾犯了歷史上最大的罪惡，去壓迫知識階級，去壓迫猶太人，去壓迫自由分子。僅有很少的曠識者，很少的英美著作家，曾指摘過西伯利亞的恐怖，曾指摘過用行政命令去執行放逐。

然而每一個人却要咒罵鮑爾希維主義的錯誤。有時候說得特別誇大，有時候簡直去揑造。

蘇俄的困難，看成了攫利的機會。一塊一塊俄國領土，都割給別的國家。實際上已經和俄國開了仗，只因爲他的政府是共產主義者。

一九一九年的六月，當我被召呼去做義國政府的首領時，一種軍事計畫已經預備着，去佔領喬治亞Georgie。這些聯合國，當初曾是俄國的同盟，不僅允許而且催促着義大利，趕快去佔領——一個肥沃而且富有石油和礦產的地方。我們也知道：喬治亞是義大利企業的理想地方。當我的前任把「舊令尹之政」交給我的時候，他曾很熱心的和我談這次幾乎各派俱已贊成的遠征。而且略取的步驟，已經發動了，特設的銀行，已經組織了。

我立刻覺得：這次遠征一定與國際法衝突；由軍事的觀察點去看，是很危險的；這一定得和墨斯科政府決裂；而開戰的結果，是誰也說不一定的。

當然說不上是企業的善策，而且俄國領土的佔領，必要引起財政困難和軍事的危險。所以我不游移的停止了遠征的一切豫備。我很痛快的採行了這一步，因爲以後不久，赤衛軍就開進了抵夫里斯 Tiflis，這是很充足的證明：如果義大利侵入了喬治亞，他一定得和俄國幹起來。

然而當時的反對派，對着我投下暴烈的政爭。他們不能攻擊我的行爲，也不能攻擊我戰時的行動，因爲這是我的冷靜和定力，纔找到方策，應付喀波雷托 Caporetto所發生的困難，而救了義大利。所以他們僅能說：在和平的時候，我是一個禁制者而且是一個失敗者。

我還要附加一句，這些個渴望佔領喬治亞的反動分子，打算侵入「Dalmatia」竟犯了大不韙的瘋狂行爲，而且在小亞西細，竟欲孤注一擲。

俄羅斯從前的同盟，僅因爲他的政府是共產黨，都和他開戰了。以後他們發見了國內工人階級的反對，不能派遣自己的軍隊時，他們便把許多反動的亂黨武裝起來。舊日的王朝早經消歇，他們仍然固執着要承認他。這些反動的軍隊，都拿聯合國的錢去供給，可是一個跟着一個的倒下去了。廓爾卡克，丹尼金，宇登尼克．藍格爾，他們不僅遇見紅衞軍的抗拒，還要惹起俄國人民的仇恨。也是因爲這些人，並沒有打算剷除鮑爾的專政，給他們俄國，贏得自由之政府；他們不過是過去的餘孽，爭扎着還想回到從前的帝政——換句話說，不過想回復那墮落的制度，比什麼都要壞都要不道德令人憎惡的政府組織；就因爲這樣的政府，纔促起鮑爾過激的發生，纔給鮑爾開路。

軍事失敗之後，又來了經濟的封鎖。他們各國的心事，用當時的話來講，就是打算用帶倒刺的鐵絲把俄國人給圈住。他們是這樣打算着：隔絕就是凍餒，而凍餒的結果，可以叫他傾覆。

這種觀念，分明是荒謬，是不道德。而且只要是有利可圖的地方，歐洲人就馬上和他通商。

他們從前曾販賣過，現在依然是販賣着不道德的商品：在中國賣的鴉片，印度製的「[illegible]」和些個麻醉劑。從前不久因爲中國想着停止鴉片貿易，不惜拿武力挾迫他。有許多人在宗敎裏本是極端的淸敎徒，也去和不開化的蠻族去交易；他們不想想在通商名義之下販賣酒精，不知賺了多少利，而這種在歐洲社會認爲毒物的東西，一到野蠻人手裏，因爲不曉得，不知毀掉了多少人！

禁制着不同俄國開來往，僅是政治仇恨的一種行爲。而俄國呢，抵抗到底，毫不屈伏，他拒斥了各樣的財政管理，他護衞了國家的根本方針。結果呢？歐洲的國家，一個跟着一個，趕快的承認蘇俄，饞涎着俄國還未允許的經濟特權和資本家的租借。不過有一樣，如果蘇俄想着保持他的自由，這些東西，恐怕永遠不會允許的罷！

不多的幾年以前，東方國家一個著名的統治者來訪我，且向我要贈言。我對他的疑問都答覆了，我很懇切的給他一個最後的忠告：「不要信歐洲的資本主義；這裏頭附動着掠取的精神。各國之間應當促進通商，但是無論爲什麼原因，總不要把特別的讓步，允許給別人，以致於到處限制你的行動的自由和獨立」。

歐洲一天一天的喪失着他的經濟優勢；但是還有比這壞的，他是喪失着他的好品格。我曾見過一個祈禱者，在一個美國的敎堂裏朗誦着。他感謝了上帝賜予人類的許多恩惠之後，這位信徒還是不住的感謝他，因爲他曾在歐美之間，劃下了一片汪洋的大海。

國際聯盟的會員，只要是聚會的時候，都誇獎他們自己的成績，可是無論何時，只要從一個遠方的國家，聽到一個呼籲的聲音，竟是眞事實之鹵莽的提醒者。兩年前澳大利亞的代表，曾諷刺的注視過：歐洲的武裝軍隊，比聯盟成立以前，竟多了一百餘

萬。一九二六年三月德國加入聯盟的問題發生，又促起常任理事要求的風潮（不一定都含着善意）。（除了英法之外，難道說沒有正在進行的勢力，乘着機會，給聯盟一個致命的打擊麼？）

正當那一切的事情快要一致的時候，爲一個理事會的座席，巴西代表，提出他的要求，立刻發生一種危機——可以危及和議的一致，與聯盟事務的進行。比國代表萬德威Vandervelde很正當的斥責巴西代表不合宜的態度。誰知巴西代表却很乾脆的答道：「和平不是給歐洲人講的。我們在南美，生活在和平裏，而歐洲的表樣，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巴西代表的話，根據新聞的報告，大致引證如上（句子的確否，沒什麼大關係）；他們對於外交技術，固然不見得漂亮，而且未曾注意到：他們要求的不合時宜。但是他們實在的證明了：在世人的眼光裏，歐洲是怎樣的墜落！

在歐洲的保護之下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殖民地，幾乎都有反抗的激動。亞洲非洲許多地方的土著軍隊，將來都不見得可靠。埃及的地位怎麼樣？印度的地位怎麼樣，亞洲到處又怎麼樣？

對俄和對德的態度，都未曾好好的計算一下，以期得到和平重造歐洲。除了亞爾薩斯勞倫，人人意見一致外，硬把德俄國境，隨便的割裂分配，實在是和平極大的障礙。戰勝國的政治當局眼睜睜的反對論理和事實，口裏談着多到二千五百，三千，甚至多到五千億金馬克的賠償金；因此，對德老是進行着滑稽的政策，同時在戰勝國之間，培殖了許多有害的幻想，到今日他們還受這幻想的罪呢！

德意志忍受了最苦的貧乏，他竟恢復了他的幣制。到處被人排斥，而現在因爲他那有毅力的工作和訓練，到處又恢復了他的地位。戰前所缺乏的，現在已經得到了——統一的徹底的覺悟；經過了許多錯誤，他創造了共和；表現了無形的決心去給自己栽生命。因爲這些個，一切都改變了：滑稽的經濟主張消失了；道斯計畫 Dawes plan 施行了；此等主張在一九一九及二〇年，曾經我提議過，竟被當時無根的反對所打消。

一九二〇年桑里摩 San Remo 會議，我爲主席，曾與路德喬治，合意提出一種計畫：對於無益的軍事佔領和暴亂的賠償要求，都要立刻停止，根據一種確實可靠的賠償計畫，和德人去求瞭解。因爲我辭職，我的提議，他就隨之委地。但是數年之後。看出必要來了，去找道斯計畫；這樣應該由戰勝者自由創議所應辦的事，總得在美國的强制之下，纔點頭去做！

縱令道斯計畫不能全部實行——嘉塞爾和凱恩斯都是這樣想——至少他是合乎論理的。每一個人的力量，都要誠意的去求他實現。

有了結果了，羅加諾的和平公約簽字了，德國被邀入聯盟了。縱令最盲目的人，也可以看出：沒有德俄美，聯盟的存在，不能算是有效的。

總得經過這麼許多的錯誤，纔起首看見眞理麼？如果德法之間，沒有直接的眞實的忠誠的瞭解，歐洲是不會有和平的——打算達到這種確信，難道說還得經過許多錯誤纔行麼？

俄國曾被擯於文明世界以外，他不再與歐洲交易，他是得了

應該滅亡的罪。

然而因爲紅衛軍的抵抗，他勝了，立刻有許多人爭着搶着去承認他。

土爾其被歐洲窘迫得太苦了。把他趕到小亞之後，歐洲的强國，還要把他的好地方，給了希臘。等到土爾其的國民軍戰勝了，這些個强國！對於希臘的運命，對於希臘的內亂，也只有袖手旁觀。

然而土爾其把那些不名譽不平得的積辱都取消了，恢復了他的自由。

如果德意志，土爾其，俄羅斯，眞個的退服了，崩潰了，世界究竟是怎麼樣呢？

在這麼許多的自由宣言和平宣言之後，武力這個東西，還要是支配歐洲的唯一的勢力麼？悔罪以前，總要犯下一切的過失麼？一般過激的趨勢，不是政府造成的失望，纔給他們很正當的藉口麼？最後，對於現在遭逢的一切，將來鬱發的一切，那些政府和保守黨，不應該負最重大的責任麼？

我們拿鮑爾希維主義和革命的恐懼，來講事實，是很容易的。要不是兩次戰敗的結果，要不是前俄「帝國主義」的結果，要不是犯罪的俄皇罪惡與暴力不斷的進行之結果，那麼鮑爾希維主義，還是什麼呢？那些所謂過激派——雖然我們要斥責他們重大的錯誤——除了是昨日酷刑的犧牲，除了是反對尼古拉二世的專制和俄國敎會的暴威的亂黨，還是什麼呢？

人們看見鮑黨中有許多猶太人，都很吃驚，反動的報紙也就認爲是仇恨和反對猶太主義的新理由。但是大家忘了從前反猶太主義的凶殘麼？俄皇時代慘殺猶太種族 Pograms 的惡行，不是由政府自手去辦麼？

今日之歐洲，依然續演着種種錯誤，結果也許引出新戰爭——這就是他不能得到和平的原故。但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對此要負重責；再有戰時牟利者的軍隊帮助着，越證明他們的奸猾和殘忍。而在事實上，却要懸想着：像煞有價事的鮑爾希維主義的蠱惑。

鮑爾希維主義，一定散不出什麼吸力來，一定不能蠱惑勞働羣衆，如果沒有這樣深刻的不滿的原因；如果貧困與愚昧不是這樣的傷及人心；而且，一切中的最要緊的！如果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他們政治的和社會的關係之基礎，不是依然築在武力之上！

※　※　※　※

尼帝的話，我們聽了，惟有讚歎，惟有喝采，惟有感激——並不是因爲他替我們民族辯護，他是替全人類說話。他的話雖多，大約不外數點：幾年來大家所最怕的紅禍，大半是反動派反宣傳的結果，事實上不見得如此利害。今日世界上到處的騷動，都有他很長很深的原因，原因之主要，即是歐洲既往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不僅現在的反抗，就是將來的隱憂，也都是這些惡因所造成；不僅過激的趨勢是這些惡因所促成，還要在自己的國家內，促起不少的不安和激動，予過激派以極好的傳播的機會。所以居今日而欲得到和平維持秩序，惟有將這些個惡因根本剷除，不要再執迷不悟的仍在反動上，禁壓上，武力上，找生命。上文

所譯尼帶的話，已經淋漓盡致，反覆申言，誰知他在書尾的註釋裏，又寫下如左的話句：

「歐洲人在中國活動的歷史，實在是我們文明的汚點：這是罪惡與掠奪的不斷的鎖練」。

「幾乎沒有比黃禍兩個字，再滑稽的了！威廉造出這種恐怖，滴注在歐洲人的心裏，和他其他的行為，是一樣的荒謬」。

「什麼是黃禍？現時說起來，不過是對於歐洲掠奪的抵抗。要說中國是黃禍，好比一個獵人，遇見一隻不許那麼容易被害的動物，他就要說：可惡的東西」！

「好幾百萬的黃種人，從前曾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很偉大很崇高的文明，他們如果談起白禍，總比我們談得有力。數世紀以前，黃種人曾侵入過歐洲，叫他們信敎，叫他們用交易的習慣，而且佔領他們的土地；可是以後永沒有中國的或日本的軍隊，曾來恐嚇過歐洲，來掠奪大塊的土地，來做種種不正的行為。我們固執着：總以為亞細亞是一塊被掠奪的地盤，一旦他抗拒了我們資本家的榨取和政治的侵入，我們就管他叫做禍」。

「當歐洲往亞洲去的時候，把他們人民中的壞分子，都帶去了」。

「偉大的名譽的國家，甚至於拿大砲，打中國的口岸，只因為中國人拒買鴉片」。

「往中國去的歐洲人，只要他沒有暴行不用暴力，永遠的遇不到困難。但是今日中國的留學生；還叫他再服從着忍受那些個領事裁判權的制度，承認那些個榨取的舊方法，你想千人中能夠挑出十個來麼」？

「只要一讀討論榨取中國工人的出版物，我就不禁的戰慄，尤其是：在代表耶敎文明的資本家之下，童工所受的慘遇」。

「在那受苦最甚不安日深的地方，那些叛逆的說敎者，也就找到了肥沃的田地 (Where suffering is great and unrest goes deep the preachers of rebellion find fertile soils)。金諾維夫說得好：「我們在中國的宣傳，得到例外情勢的帮助；我們原不敢盼望他收穫的如此之大」。這些個例外的情勢，都是歷史上所曾知到的最貪最詐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喲」！

註 Bolshev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pp 218—219.

我們讀了以上的文字，可以知道：世界上總要有公道人，說公道話。只要我們不自暴棄，抱住幾條大目標，大家齊心努力的往前幹，不會得不到世界的同情！況且成功的樣子，一個一個的擺在面前，他們的能力，不見得比我們高了許多，我們為什麼還要閉着眼蒙着頭，在黑暗的洞子裏，瞎打呢！而且我還有一種感覺：當五卅的那一天，外國資本家的惡犬，對我們無告的苦工亂咬的時候，無論是誰，都要狂呼着：打倒帝國主義。可是一讀了歐洲人自責自詈的話，又令我們發生許多感慨：誰讓我們無數的苦工，找不着事情做，去投在外國資本家的脚下呢？誰讓我們民族無狀，以致於引入許多惡魔，在我們院子裏橫衝直撞呢？金諾維夫所指的「例外情勢」，僅是西洋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麼？尼帶站在很遠的歐洲，高呼着：「武力這個東西，還要是支配一切的勢力麼」？「悔罪以前，總得犯下許多的過失麼」？固然是給他們歐洲人說法；然而這樣獅子吼的聲音，我們就是行燕雲之野，過齊魯之郊，立漢水之濱，宿春申之浦，也都要聽得到的喲！

(待續)

德國的國際演劇展覽會

（士驥）

德國演劇展覽會。現開於德國麥格德堡。以德國爲始。自英。法。奥。意。俄諸國收得了許多各時代的衣裳。舞臺面的模型。及關於演劇的參考資料。呈空前之盛觀。此展覽會以表示自希臘的劇詩人阿史基史洛史時代雅典劇場起。至現代德國民衆劇場中演劇發展過程爲主旨。各時代的舞臺。依順序的排列着。二千數百年間的演劇發展。一目瞭然的可以看到。因以表現時代爲主旨。所以現代的演劇運動祇作爲一過渡期。不視爲怎樣的重要。例如數年來在德國風行的表現派運動。不以之爲支配一時代的大運動。參考資料收的不很多。關於個人的例也是如此。賴因哈爾脫演劇上運動說明材料。也收得很少。此展覽會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現在三大劇作家的像。那是史脫林堡。魏特金脫。和蕭伯訥。舞臺面的模型的最傑出者。是席勒的「強盜」。那是一七八二年初演的模型。數年前新發見的。又華格那的歌劇「林格」。則是初演至最近一切舞臺的模型都完全。

電影與藝術

華綏

電影是不是一種藝術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以爲應當從兩方面去討論牠。就理論上說，電影的確是一種藝術；爲什麼我要這樣說呢？因爲電影的最初目的是想借着世界上各種奇情奇節，來表白現實的或理想的人生，使人們看了感覺出人生的眞意來；正好這就是藝術成立的要件，所以我說牠是一種藝術，同音樂，繪畫，詩歌，戲曲是一個樣子的。但是這是就理論上而言，現在再轉向事實方面一看，到底是什麼情形呢？不客氣地說，能夠被稱得上藝術品的影片，固然也有一套兩套，可是大多數實在都是不完全的藝術品——甚至於有連藝術的邊全沒有挨到的！從前的長套偵探片無論矣，就是現在通行的只會描寫男女間浮面的情愛的影片，也不能算做成功的作品。至於最近盛行的國產古裝片，我們簡直可以不去理會牠，乾脆不把牠當做電影看待。

那末到底要怎樣才能算是藝術作品呢？我以爲藝術有四種要素，一個作品要是能四種要素齊備，才能稱爲藝術作品。這四種元素是：一，動人的情緒；二，高尙的思想；三，豐富的想像；四，生動的內容。比方戲劇是公認爲藝術之一的，牠就應該含有這幾種元素。譬如易卜生的『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一劇，以簡單而緊湊有力的劇情，用深刻的想像來傳播思想，能使觀衆對於現代婦女被壓的苦痛生出一種同情心來，就是一個好例。論到電影，也應該是這樣才對；我們不妨把這四元素逐一分析；看看到底做到了幾成，應該怎樣改善？

（一）情緒方面　這一方面，有許多影片很能達到成功的境地，眞能使觀衆看了欲泣欲舞。最好的例是『二孤女』和『賴婚』。這其實並不是什麼神秘的事，只要演員的表情能眞摯恰當，就能夠動人；同時導演者當然也得負相當的責任。『茶花女』中的一對情侶，我們若以道德的或倫理的眼光來批評，覺得並沒有什麼可取；可是因爲他們表情的深刻，使我們看完了心中也感着怏怏之意，好像自己也掉了什麼似的。這一點就是藝術的價値。

（二）思想方面　這一方面，也有能做到的，但是大半還是沒有顧及。『自由魂』『幾人回』和中國片『戰功』之類的非戰思想，是値得稱道的。『孽海啼痕』（這是現代大文豪 Thomas Hardy 的一部名著，原名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和『少奶奶的扇子』（王爾德原著）的描寫社會環境之不能容人懺悔自新，含意也很深刻。有些只賣弄武藝的——如『黑海盜』之類——和一些只描摹膚淺的男女之愛的片子，在

思想上是不值一文錢的。中國影片之專好取材於黑幕，也是毫無意義的；演了除招人議論『誨淫』『誨盜』外，毫無別的好處。關於這一方面的改善，幾乎完全的編劇者的責任；同時輿論——即民衆心理——也很可助一臂之力。

（三）想像方面　影片雖說是事實的描寫，但事實是零碎的，要想把同類的或有關事實連綴起來，以發抒一種思想，那全得憑着編劇者的想像能力。以往的影片之能顯示編者的想像能力者，實不多覯；即或有時，必定是採用現成的文學作品來做脚本的。（如莎氏比亞的『哈孟雷特』『落花夢』，（Midsummer Night Dream）王爾德的『莎樂美』雨果的『鐘樓怪人』之類。）推其原因，大概是一般演者和觀者都趨重現實情形的緣故。但是要知道藝術不僅是『自然』的模倣，祂實在是一種『創造』（Creation）；創造是離不開想像的，所以電影也不該忽視想像。

（四）內容方面　這完全是編者，導演者，和剪裁者的事，事情不怕平凡簡單，只要穿插得宜，劇情便自能生動，自能感人。影片中的『傀儡家庭』，也和在戲劇中一樣，劇情雖簡單，感人却是很深的。普通的外國片子，都能够注意到這一點。中國影片向來只求長而不求精，最犯劇情鬆散的毛病；我所看過的國產片中，只有『馮大少爺』的結構最能使我滿意。我以爲編電影應該和編戲劇一樣，分四個程序做去：一是開場，介紹角色（Preliminary Exposition）；二是糾紛（Inciting）三是最高點（Climax）；四是結局（Denouement）。試以『空谷蘭』爲例：在幽蘭夫人出嫁之前，毫無重要情節，只不過介紹人物罷了；從幽蘭夫人結婚到出奔止，中間是一段『糾紛』：出奔以後，又有一段『糾紛』直到幽蘭夫人回家看護兒子，同仇人相爭，才到了本劇的『最高點』以後便到了結束，沒有重大事情了。假若電影果能都這樣編排，我信必能生色，必能引人入勝。

總上所述，可以證明現在市上流行的影片，雖然偶或有藝術化了的，而大多數是不合藝術的條件的。這種東西，可以簞之曰『技術』。關於『技術』和『藝術的區別，英國文學美術家拉斯金Ruskin 說得最顯明；他說『技術是人的手與智力的合作』，而『藝術是手與頭與心的合作』。現在的缺點，就只在從事電影的人少了『心』的這個分子。這是一個抽象的原因。另外有三個具體的原因，阻碍着電影的趨向藝術化，我不妨也寫在下邊：

一，編劇和導演人才的缺乏。

二，民衆嗜尙所趨。

三，電影出版界的一味迎合民衆心理，以圖牟利。

我們如不願使電影藝術化就罷了，如打算把牠也抬進象牙之塔去，則除使影片編者，導演者，演者去求得那個『心』之外，還應當設法剷除上述三種障礙。積極說來：第一，當培植能了解藝術眞意的編劇，演劇，和導演人才；第二，當用宣傳功夫轉移民衆的習常，常使他們走到美和善的路上去；第三，集合愛好藝術的同志，組織非職業的（Amateurish）電影製造所，專製藝術影片，以圖置專以牟利爲目的市儈於絕路。



獨幕劇

朋友的義務（上）

法國Lucien Varnes著　先意譯

劇中人物

夏爾登　醫生

戴勞謨　律師

傑朗叔　他們的傭人

病人甲

病人乙

佈景：　佈景爲一間事務所兼診察室。左面一門通行街，右面一門通等候室。　室內陳設着：書架，壁爐，沙發，安樂椅，寫字檯等。

※　※　※

第一場

戴勞謨　夏爾登

（幕啓時戴勞謨正在翻閱書籍，那時夏爾登突然走了進來）

戴　怎麽！你叫我立刻就來，現在我在你這裏了：：幹麽事？

夏　啊，你倒猜猜看。

戴　我想你叫我來，難道要我來猜謎嗎？像你這般古怪的人，眞是什麽都料不到。

夏　老朋友，你須得爲我，盡一椿義務，一椿極大的義務，朋友的義務。

戴　照例我也得考慮一下什麽性質的義務，倘然這不過是爲人白白費些氣力，倒也罷，：：可是這老是結果使人十分不快活的。　究竟，：：：說罷；

夏　這裏：今天你不但照你的規矩從五點到七點接待事主，你還該代替我的事務，從二點到四點。　你看這不是很簡單的嗎？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戴　你蠢貨！

夏　謝謝。　你知道，我必須趕上二點半的車，我沒有很多時間。　請原諒我使我省說幾句話罷。　我不能再撤消這次討厭的奔走，我本來打算請哈克醫生來代我的職務：：：

戴　哈克羅答應來的嗎？

夏　哈克羅知道爲朋友帮忙的。　不過：：：

戴　不過怎樣？

夏　：：不過他剛剛來了一個電話，說是因爲醫院裏有件手術要做，不能前來；不能踐約。　那末這不是恰巧嗎？　你代我的職務？

戴　你正痴心想着我代你的職務嗎？

夏　（取笑狀）你是律師，我是醫生，這很明白的！大家爲的是希望多賺錢，我們大家拚租了這間房子，你用這房子是五點至七點，但是從二點到四點，這是屬於我的了。　今天——這不是好嗎？——我讓給你這整整的一下午，（認眞狀）好，老戴，不要再拒絕我了。

戴　不要見鬼！

夏　你眞好，謝謝！相信朋友，像這樣從小的朋友好像兄弟一般的。　啊？是的：因此這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的，有人說人的眞眞的惟一的朋友是：：

戴　：：狗嗎？

夏　不：：雨傘，因爲在下雨的日子，這是惟一的可以斷定在人的手中的。

戴　是，如其這人是雨傘商人：：

夏　你究竟代替不代替我呀？

戴　你倒底對我開玩笑還怎麼？

夏　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戴　但是終究我是律師，不是醫生呀。

夏　好了好了！老朋友，我想不到你竟這樣拒絕我。

戴　那末，你希望着，爲了你的好處，讓我來冒着險假充醫生：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頒布的法律第十八條：：

夏　你已說過這些條文，你還說要成爲罪案，須是常常假充着醫生的。你現在不過只代我這個下午；只是一次，又不是老是冒充，你看！

戴　那是一樣的！不要再固執這個蠢意思了。

夏　我的好戴勞諆，你不要發惱。我並非要你診治那些來找我的病人的症候，和給他們看方調藥。我不過請你給他們說幾句話——你是一個律師！——讓他們忍耐一下，等到明天再來。

戴　那末叫傭人說聲，你有事出去了，請他們明天再過來就是了。

夏　你不知道病人的！

戴　就是因此：：

夏　變化無常，心情不安，他們假使覺得比昨天不好些，這就是使他們去找另外一個醫生；假使他因此不上我的診察室來，他們還會再來嗎？你知道起頭是多難。你明白我怎樣對待我的顧主，我是不願把他們送到別的地方去的呀。　那你明白了嗎？你代替我嗎？而且也不知道他們有幾個會來吓是不是？

戴　（有些意動）假使來了幾個，你以爲我該怎樣對他說呢？

夏　你可講些衛生的話，給他們些不關痛癢的藥液：：你就這樣一起請他們明天再來。

戴　那末假使有個我的事主來找你了，你是個醫生，看見我，在代替你，怎樣？

夏　到現在我們倆還不曾有個共同的顧主，不要找那些不會的事。　假使不幸，竟有這等事，你也很够聰明找出解釋的話。明白嗎？接受罷？時候到了。（按電鈴）我敢說今天沒有什麼人來的。你能够安安靜靜的過去。

❋　❋　❋

第二場

戴勞諆　夏爾登　佛朗叔

佛　先生，按過鈴嗎？

夏　我須得離開這裏。　倘然病人們來了，你讓他們進來罷，有戴先生代着我的職務。

佛　（微笑）但是戴先生是律師呀：：

夏　他是律師，却也是個達克脫（醫生）哩。

佛　（驚訝狀）啊！我可不知道。

夏　你現在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佛朗叔下）　做了律師就不許做達克脫嗎（註一）：：在法學上的！這蠢貨，這麼笨法。好，再見，老朋友。（他伸出他的手。）

戴　你握得太緊了。

夏　夠說話啦。

戴　我該做個有名的醫生才是！我這神經質的人，我怕看見創傷。聽見談論病症，或者講到手術，都可使我很不舒服。譬如看見血，我會受着一個很厲害的印象。因此，一日我親眼看見這樣事實：一個小姑娘被火車輾死了：：我就暈過去了。這事在一個男子漢雖說不應該，可是竟是這樣。我每想改過來，總是徒然。

夏　我不過要你在這個時候稍稍爲我麻煩一下。你能夠免除這些討厭的事情的。(看錶)二點鐘了。

戴　(拿出他的錶)二點十分了：：你太遲了。

夏　我太遲了嗎！我要走了，我怕趕不上我的車。(他拉拉戴勞謨的手)明天見，我的朋友。(唱着下)『再見吧，多謝，多謝，多謝！』

＊　＊　＊　＊

第三場

戴勞謨一人，燃着捲煙，坐在寫字檯前的安樂椅上，手中捧着書。

戴　刮風落雨的時候，大概沒有什麼人來了。這眞使我悅意；我用不着冒什麼大險了。　我把這二點鐘的時間用在讀書上，而且我還可使這古怪的夏爾登滿意。　(讀書。　行街中打起鈴來，戴勞謨吃了一驚，側耳聽着。　開門的聲音。)　啊！我想一定有人來了，你看。　我雖然不愛接待酒商和保險業經理，可是現在我寧可接待這類的人物，我不願接待夏爾登的帝顧客。

＊　＊　＊　＊

第四場

戴勞謨　佛朗叔

(佛朗叔敲門，從左邊的門進來，指着右邊的門。)

佛　先生，那裏有人。

戴　是男的，還是女的？

佛　是一個工人，他已經來過好幾次了。

戴　一個工人嗎？　這裏有什麼要修補的東西嗎？

佛　不，他來爲的要修補：：他自己呀。他是來找夏先生的病人。

戴　他有什麼？

佛　什麼？

戴　他生着什麼病？

佛　(呆憨狀)他沒有告訴。我要去問他嗎？

戴　用不着。你告訴他夏先生不在嗎？

佛　是。他回答我說：『既然有人代替着，這是一樣的！這在我是一樣的。』

戴　啊！這在他是一樣的：：：那就好了。(佛朗叔下)　　(待續)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時人彙誌



戴天仇

戴天仇。原名傳賢字季陶。三十六歲。浙江湖州人。日本留學生。清季歸國後先後執筆於上海天鐸報民立報。鼓吹革命。文筆犀利。有聲於時。辛亥革命後。復任民權報主筆。參與組織自由黨。是年八月國民黨成立。加入黨籍。二年二月。隨中山遊日。充任秘書兼任通譯。是年二次革命後。復亡命至日。五年返國。反對帝制問題。七年赴粵任秘書職。旋以病入川休養。國民黨改組後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政治會議委員廣東省政府委員。嗣西山會議反對共派。氏亦參預。並著有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嗣以西山會議派失敗。養病數月。旋又被任爲廣東中山大學委員長。南京國民政府清黨後。被任中央黨部工人部長辭未就。現仍充第一中山大學委員長兼粵省政府委員。

中華滙業銀行

資　本　銀元五百萬元　金圓五百萬圓

公積及前期滾存　金圓三百貳十萬八千餘圓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滙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賣買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青島　福州　厦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鎮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川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　行　北京戶部街

分　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四五九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東局二九六九號
計算課　文書課　二九六七
總經理室　二二七四

京行電話　營業科　三九六九
出納科　東局二二七八號
文書科　二五七四
三三〇八

總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